

景德傳燈錄

宋沙門道原纂



清刻龍藏佛説法變相圖

景德傳燈録卷第一　　譽一

宋沙門道原纂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譽二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天竺二十五祖　内一祖旁出無録

第一祖摩訶迦葉　　第二祖阿難　旁出末田底迦

第三祖商那和修　　第四祖優波毬多

第五祖提多迦　　第六祖彌遮迦

第七祖婆須蜜　　第八祖佛陀難提

第九祖伏馱蜜多　　第十祖脇尊者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

叙七佛

古佛應世緜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寨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盤頭毋盤頭婆提居盤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毋光耀居光相城坐芬陁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

假借四大以爲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毋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毋善枝居安和城坐尸
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
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毋善勝居清淨城坐烏
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
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
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毋財主居波羅奈城坐
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
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剎利父淨飯天毋大
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
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
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剎利
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
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
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
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
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

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窓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熱　請尊三昧火

闍維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
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
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
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
十年戊辰歲也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
父飲澤毋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
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
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
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
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
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
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
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
異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
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
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
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
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
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覩勝光明即入三
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
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
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
迦葉告諸比丘佛以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
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乃說偈曰
如來弟子　且莫涅槃　得神通者　當赴結集
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賓鉢羅
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
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

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
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
一宜可請彼集脩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
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
衆心而宣偈言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說是言如是
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
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
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
我今年不久留令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
護聽吾偈言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候慈氏下
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剎帝利父斛飯
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
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
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
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
命爲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
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
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
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長久又
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
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
難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
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

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珠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

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

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

二王善嚴住　勿為苦悲戀　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

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已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譽一）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八）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龍王一分奉阿

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脩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脩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道（卷九）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毬多以為給侍因問毬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毬多有五百徒眾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

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毬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一旛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第四祖優波毬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毬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花鬘輒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珎妙吾以花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毬多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毬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勸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聖弟子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

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注四流後遇穌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也多迦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

穌多尊者亦說偈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儓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

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荅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

至教令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師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令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疊一）　（十四）

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爲宣佛地

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

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

父母非我親　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是最道者

尊者以偈荅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伏馱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

我師禪祖中　當得為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第九祖伏馱蜜多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

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僞

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栴檀閣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卷二　十六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尊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言

卷二　十七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裓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即貞王二十二年已亥歲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師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闕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作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宣通第一義

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蜾蠃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遂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

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
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
者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
千餘人作大幻術衆皆宗仰尊者悉爲化之
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
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
卷一　二十一
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嗔亦無喜
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
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

爲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已丑歲也

音釋

暨巨至切及也　鶩起虔切　孺儒兗切燒也　鍛都玩切冶金曰鍛　駛奚士切疾也　脆此芮切易斷也　寤五故切寐也　鬘莫班七餘切髮居側切　蛆虫且切蟲也　嬈爾紹切擾亂也　滂普郎切滂鋪也　滖唐何切　雉堞堞達協切城上女牆也　闉闍胡關切胡對切市外門也　寘支義切置也　攜玄圭切提挈也　褫古得切衣前襟也　裸郎果切赤體也　閟兵媚切閉也　仆芳遇切僵仆也　瞥匹蔑切蟄忙經切蟄蟲也　蟒母朗切大蛇也　瘞於罽切埋也　祓乃版切　遞大計切迭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譽二

宋沙門道原纂

天竺三十五祖（一十三祖見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第二十祖闍夜多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
達磨達出二祖
一因陀羅　二瞿羅忌利婆
因陀羅出四祖
一達磨尸利帝　二那伽難提
三破樓求多羅　四波羅婆提
瞿羅忌利婆出二祖
一波羅跋摩　二僧伽羅叉
達磨尸利帝出二祖
一摩帝隸拔羅　二訶利跋茂
破樓求多羅出三祖
一和修盤頭　二達摩訶帝
三婆陀羅多
波羅跋摩出三祖
一勒那多羅　二盤頭多羅
二婆羅婆多
僧伽羅又出五祖
一毗舍也多羅　二毗樓羅多摩
三毗栗窶多羅　四優波毱馱
五婆難提多
已上旁出二十二祖
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而進之欣然契會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

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為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繒入彼衆中

卷二

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詞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

卷三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猒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

竊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尊者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閥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曾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佛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

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詮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即付法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譬三）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道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嫉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待化迹乃付法眼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

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

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十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已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

舍佉父光蓋毋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毋禱千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毋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眞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一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慶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辯尊者即爲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遥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

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荅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立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遥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即度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鍾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

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羣鶴繞慕故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緇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卑夭有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譬二）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十二）

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
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
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
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
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
護持乃說偈曰 聲二 十三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
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
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兢馱都之場而建塔焉
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
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
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
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
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
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
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
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
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
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
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
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
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
亂猶若此淨師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
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

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覩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濶來際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乘劒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湧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胄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已卯歲也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爲正

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劒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

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　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客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

卷二　十七

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客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既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既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闡言不勝其怒即以幻

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曰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荅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脩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

藏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目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

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辯於此既辯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辯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辯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厥世衆皆號絶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音釋

菌巨隕切地蕈也　泝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　溢忽域切溝也　悴秦醉切焦悴也　屬朱欲切連也　擯必刃切斥也　襲席入切入也　娠人失切孕也　月氏氏音支月氏國名　竦荀勇切恭也　縈娟營切繞也　瘵側界切病也　慼惕德切差也　勞陵之切劇也　屹魚訖切山立貌

殤尸羊切 穗徐醉切禾成秀也 詰契吉切問也 憤悱匪微切憤房問切悱妃尾切 覩古鄧切延袤也 羅都知切遭也 顓主勇切覩施也 踵足跟也 搆居候切合也 羯磨梵語也此云作法羯 鴆直禁切毒鳥也 挫則卧切摧折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譽三
宋沙門道原纂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旁出三人
一道育禪師　二道副禪師
三尼總持（舊云）
已上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旁出六世共一十七人三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嵓山神定禪師　寶月禪師
華閼居士　大士化公

和公　廖居士
華閼居士復出一人　曇邃
曇邃復出三人　一延陵慧簡
二彭城慧瑾　三定林寺慧綱
慧綱復出一人　六合大覺
大覺復出一人　高郵曇影
曇影復出一人　太山明練
明練復出一人　揚州靜泰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粲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

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柱久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迫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呑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

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荅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四]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

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淨者荅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荅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擔歸依由是

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搆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遥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

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為身　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為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

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絶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至尊故　七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當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導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貪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

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

卷三

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

卷三

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

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缾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宣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

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卷三 十）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即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　超然名之曰祖

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

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娠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偏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遥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

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筧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感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

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遍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

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輒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蓄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

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録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

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

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爲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閻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眞儀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荅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肆拾玖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荅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録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録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眞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貞次叙師承得無紕繆也（卷三十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

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内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性即有不是常性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珎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来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

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遣有塵埃

卷三　二十

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

卷三　二十一

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

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眉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令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録卷第三

音釋

峴胡典切山名也瑳倉何切玉色鮮白也嗢於骨切嗢噱悲聲也悕呼骨切悕悕悲聲也嚧盧谷切嚧嚧大笑也瘸丘靴切瘸病丑癩也悶莫困切悶悶煩也皖胡管切皖皖明也皖皖白也皖皖光也皖皖好也皖皖美也皖皖潔也皖皖鮮也皖皖淨也皖皖清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宋 沙門 道原 纂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人（內七十六人旁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卷四）

第二世智巖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莊禪師
彭城智瑾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爽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智誠復出一人　定眞禪師
定眞復出一人　如度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巖禪師下旁出

東都鏡潭禪師　襄州志長禪師
湖州義眞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襄陽辯才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西川敏古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法持禪師下旁出

牛頭山玄素禪師　天柱弘仁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六人見錄）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

玄素復出二人　二吳門圓鏡禪師
一金華曇益禪師　一木渚山悟禪師
道欽復出三人
二青陽廣敷禪師
三杭州中子山崇慧禪師
道林復出一人
靈巖寶觀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 二人見錄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 旁出天台雲居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

牛頭山道性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解縣懷信禪師　鵝林金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牛頭山大智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智真禪師　牛頭山譚顯禪師
牛頭山雲韜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牛頭山法梁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牛頭山惠良禪師　興善道融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山法燈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牛頭山慧涉禪師
幽棲道遇禪師　牛頭山凝空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幽棲藏禪師

牛頭山靈暉禪師　幽棲道顒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龍門凝寂禪師　莊嚴遠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尼明悟

居士般淨已前慧涉復出一人

潤州樓霞寺清源禪師

已上三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卷四 二

第一世一十三人 三人見錄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衡州蒙山道明禪師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隨州禪慥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資州智侃禪師　枝江道俊禪師
越州義方禪師

常州玄賾禪師　越州僧達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

已上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五人見錄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舉四 三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荊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大佛山香育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太原徧淨禪師　南嶽元覩禪師

汝南杜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潤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三人見録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常山坦然禪師　嵩嶽元珪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鄜都圓寂禪師
道亮復出五人
一揚州大總管李孝逸
二工部尚書張錫　三國子祭酒崔融
四秘書監賀知章　五睦州刺史廉訪
前隨州神慤禪師復出一人正壽禪師
前蒙山道明禪師復出三人

一洪州崇寂禪師　二江西環禪師
三撫州神貞禪師
前資州智侃禪師復出一人
資州虔寂禪師
前玄曠禪師復出二人
一義興神斐禪師　二湖州暢禪師
已上一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荆州辭朗禪師法嗣

紫金玄宗禪師

明州大梅山常禪師

壞界慎微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一人見録

終南山惟政禪師

廣福慧空禪師　常越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明瓚禪師　敬愛寺真禪師
兗州守賢禪師　定州石藏禪師
南嶽澄心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蘇州真亮禪師　瓦棺寺濬禪師
弋陽法融禪師　廣陵濆禪師
陝州慧空禪師　洛京真亮禪師
澤州亘月禪師　亳州曇真禪師
都梁山崇演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京兆山北寺融禪師
晉州定陶丁居士
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
大禪弧禪師　西京大震動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定境禪師
道揩禪師　玄證禪師

前降魔藏禪師復出三人
西京寂滿禪師　西京定莊禪師
南嶽慧隱禪師
前南嶽元觀禪師復出一人神照禪師
前小福禪師復出二人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峴山幽禪師
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
益州無相禪師
益州長松山馬禪師
超禪師　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斐禪師復出二人
西京智滂禪師　東都智深禪師
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真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荊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前壻界懷徹禪師復出一人　武誠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一人

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

嵩山照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來有一懶融見人不

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繞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對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八達者紹汝玄化（圭峯判爲泯絕無寄宗引破相教而印之有僧

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銜華來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蹋佛階梯洞山云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僧云見後爲什麼不來南泉云直鏡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洞山云通身去也○又一尊宿咎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如條貫棄僧云見後如何云秋夜紛紛○又僧問吳越求明潛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潛云牛頭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錄祖付法訖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粮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咎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息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

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令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垂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寵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為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

卷四

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劒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即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怙自非用行人

卷四

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偽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為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

九

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怙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辭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為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嚴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眾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臘四十一二十七日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牛頭山舊居金源虎跑泉錫杖泉金龜等池宴坐石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以後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祕要巖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旛華云請

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為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絶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三十遊黃梅忍大師座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為之印可乃繼迹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賾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從西而來遶山數帀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卄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

莫繫念念　成生死河　輪迴六趣海
無見出長波
慧忠偈答曰
念想由來幻　性自無終始　若得此中意
長波當自止
師又示偈曰
余本性虛無　緣妄生人我　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
慧忠偈答曰

虛無是實體　人我何所存　妄情不須息
即汎般若船

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卷四　十三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

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緜是四方學徒雲集座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唐大曆三年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眞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眞宗後居京口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鶴山勅謚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

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濁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嚼華綠蕊間師居山演道凡二十二載大曆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于寺北眞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嵇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眞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誡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卷四十六）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續傳燈卷四十七）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須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不蒙和尚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

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前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舟數榮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歎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帝覩其容頴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韜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爲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

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韜光堅白鳥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鳥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卷四 十九 鳥窠章叙訖）

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傍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漸盛始自目其巖爲佛窟焉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軌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

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

卷四 二十

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與慈運悲如是與運之處即生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

卷四 二十一

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

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

一切佛法　自心本有　將心外求　捨父逃走

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三女絶婚姻朽脉添六脚心祖衆中尊）荆州支江人也姓衛氏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内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黄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察作用曰如何是察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三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一副辭師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

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

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 卷四 二十二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 卷四 二十三

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迴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遺過嶺南參禮六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第二世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禀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睹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

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養聖胎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山不下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曰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毫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曄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閻氏幼探經籍

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亟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徹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

准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芮氏初結庵居止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眞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陲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

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壘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一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

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爲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舉四）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師苦口直爲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邁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又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邁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捻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何人法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帀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舉四）僧乃迴師上邊又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源去也師曰歸源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

來僧却遶師一帀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解後謁安國師印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戴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卷四 二十八）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

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

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

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旛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建塔焉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世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眞詮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法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可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

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閣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舊四十二）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第四世）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曆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踈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遊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摳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汝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猶焉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

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

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

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

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鰯鰯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

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音釋

璀取猥切　愷七到切　侁疏臻切　贖士革切　詵疏榛切　瓚在旱切　濬須閏切　怗託協切　瀆胡谷切　陂驗也　窒下棺也　砲蒲交切　瀘良豫切　濮博木切　丱古患切　菱芭危切　窄陷窄也　歪疾郢切　淄慈盬切　濰山名

蘗如累切花鬚也　葷許云切辛臭也　羶羶尸連切羊臭也　浹即協切　顑秦醉切憔顑也　儻他叢切　誄魯水切壘述其德曰誄　殍婢小切餓死曰殍　煬餘亮切　輻方六切輻輳也　湊千候切　輻昌容切　舁羊朱切對舉也　踟知陳知切蹰躇行不進貌　躕直誅切躕躇不絕貌　濛莫紅切濛汜詳里切濛汜日入處也　毫掾毫白各切　掾俞絹切官屬也　皁胡老切　稔忍甚切年也　陲伊眞切塞也　躅厨玉切跡也　褌裙褌苦瓦切褌音習褌裙騎服也　隳叛翻規切毀也背叛也　蛻輸芮切猶化也　盪徒黨切盪除也　鯫北末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譽五

宋　沙門道原　纂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一十九人見錄
一十人旁出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一
匾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韜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韶州祇陀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善快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玄楷禪師　曇璀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義興孫菩薩

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鬻薪奉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

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酬荅未會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翊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

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得而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

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

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後滅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

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黜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

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及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勑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録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

見元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眞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信受以偈贊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壇經云門人法海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爲立功過

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

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聽吾偈曰
一切無心自性戒　一切無礙自性慧
不增不退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祖然之尋迴玉泉
區檐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
忽雷澄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區檐山
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
然絶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
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
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芳
曹谿明師寂滅芳法舟傾師譚無說芳寰宇
盈師示迷徒芳了義乘區檐山色垂茲色空
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
而循乎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
載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于
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
其遠來便垂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
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
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
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
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
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
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

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祖又曰汝名什麽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

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寂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聲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久不明己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谿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卷五）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十三）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肯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

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

固守無常心　佛演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執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見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知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

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已靈光常顯見

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參六祖曰學人初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

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
卷五 十六
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卷五 十七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唯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

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師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第一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來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師曰

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什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來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

來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譽玉）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十九）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箇鈯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如玄沙道景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遷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

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踢殺天下人並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曰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卷五）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二十）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塼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耶師曰磨塼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巖受）一人得吾心善古今一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

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師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閼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勑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則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卷五 二十二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感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

卷五　二十四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

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曰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亂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勑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皇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肄司空山無相寺唐

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白蓮寺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荅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荅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

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

四大無主復如水　遇曲逢直無彼此
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

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

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

見聞覺知無障礙　聲香味觸常三昧
如鳥空中只麼飛　無取無捨無憎愛
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有眞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疆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

見道方修道　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　虛空何所修　徧觀修道者　撥火覓浮漚　但看弄傀儡　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

道體本無修　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會道　棄却一眞性　却入鬧浩浩

忽逢修道人　第一莫向道

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

卷五　二十九

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

推眞眞無相　窮妄妄無形　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　會道亦如此　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是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

善既從心生　惡豈離心有　善惡是外緣
於心實不有　捨惡送何處　取善令誰守
傷嗟二見人　攀緣兩頭走　若悟本無心
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

視生如在夢　夢裏實是閙　忽覺萬事休
還同睡時悟　智者會悟夢　迷人信夢閙
會夢如兩般　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
更亦無別路

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

届于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疑情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卷五）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齎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長其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長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爲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雪竇頌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頌云法眼恁麼道爲

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睡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問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持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帀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師每示衆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此虛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

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濆行者問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其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

沉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麽曰如是師曰是什麽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麽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麽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曰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麽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已作清淨法身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大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麽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麽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麽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麽共奉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麽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麽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

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

湘之南　潭之北　中有黃金充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船　瑠璃殿上無知識

應真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宗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繞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曆五年賜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

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

卧輪有伎俩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没伎俩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末卧輪者非名即住處也）

景德傳燈録卷第五

音釋

堀渠勿切　偏檐（圖悲典切檐都瀲切）婆（亡過切地名）瑁（他刀切）

宦（胡慣切仕也）窶（郡羽切貧無禮也）麓（盧谷切山足也）揑塑（揑倪結切塑蘇故切揑土容也）檡（即涉切短櫂也）鞫（居六切）

堿（古咸切）

煨燼（煨烏回切燼徐刃切煨燼火餘也）

犛（莫交切長髦牛也）

甦（租孫切死而更生也）確（克角切堅也）鉔（陀骨切鈍也）髻（田聊切童子垂髮也）踢（徒合切踐也）醍醐（醍田黎切醍醐洪孤切醍醐之精液也）倀（烏田切倀倚也）

倀（符分切倀倀目動也）眄（匹間切視也）倮（倉果切倮倮裸也）警（居影切警戒也）

耽（都含切耽樂也）酖（黎切酖毒酒也）亂（尺尹切亂治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宋 沙門道原 纂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一人見錄）

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時謂馬祖）

南泉普願禪師（俱元）　智達禪師　一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馬祖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龐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禪門規式附）

鎮英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崇泰禪師

華州伏棲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揚州摟靈寺智通禪師

京兆懷韜禪師　處州法藏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河中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辯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舉六）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舉六）

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只寧　事理俱無礙
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

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比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反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

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令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

大覺禪師

禮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卷六）（五）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遠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去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荅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

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問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則徧境是不悟永乖踈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

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憒然具梵語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阿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眞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

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

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你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僧衆開田竟師晚間上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大義田即今存矣有老宿見曰影透牕問師曰爲復牕就日日就牕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曰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一百六）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兒宗却問師

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

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

（卷六　十二）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盧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翦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

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恁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恭百丈迴禮覲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胷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眞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

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不有人問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窻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

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彌猴困睡外彌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少歲離塵三學詵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陞座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竪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于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叅玄之賓四方麕至即有潙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叅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暗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一日有僧哭

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溈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女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溈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溈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

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鑼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鑼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荅不問不荅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

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冗冗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

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荅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

卷六　十九

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荅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已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已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道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常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惟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

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卷六 二十）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異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榻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脊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堂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

（卷六 二十一）

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汚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二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哉矣

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録卷第六

音釋

晟（時正切）泌（歷德切）輦（居竦切）鄖（朗狄切地名也）鎬（胡老切）姥（莫補切）邡（敷房切）齩（五巧切）摑（古獲切批打也）蕨（居月切菜名）攢（祖官切）簇（千木切攢簇聚也）弋（與職切）獵（弋射曰弋獵力涉切逐禽也）拽（羊結切拖也）頓（亭歷切）睫（即涉切目旁毛也）磬（拘云切）吻（武粉切口脣邊也）鑼（厥縛切大鉦也）犖（羊諾切鹿屬）軺（余招切車也）翬（是周切）衰（蒲侯切聚也）褫（余之切衣架也）闔（胡臘切總合也）酳（答也）洩（私列切漏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磬七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馬祖法嗣十八人見錄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磬七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一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渚涇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封山洪濬禪師
練山神凱禪師　幄山道圓禪師
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曇覩禪師
荊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津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南嶽周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金窣惟直禪師
台州栢巖常徹禪師
乾元暉禪師　齊州道巖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荊南寶貞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
越州涧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已上二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

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要居鐲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揀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鷓鴣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

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其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其甲來問上座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來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翺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翺翺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

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眞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玄寺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鄙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卷七）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易罕遇作家（卷七）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靴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麽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麽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麽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繞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繞南泉三帀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麽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

及八年師曰辦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勑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猱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

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攀）七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丬禾鎌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天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

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道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鑛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皆將寫得眞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

師既奄化勑謚凝寂大師眞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麽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麽祖云

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這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闍梨拖泥帶水玨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玨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這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龍興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鉼來僧即取淨鉼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鉼本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卷七）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十）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閩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末山代云某甲不領和尚莫悋法眼代撫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

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去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遮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荅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勑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初參石頭時裹腰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然便發石頭據坐師便發去石頭隨後逐至門外召云闍梨闍梨師迴首石頭云從生至老秖是這箇又迴頭轉腦作什麼師於言下忽然有省便踏折拄杖一住二十年爲侍者（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

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採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荆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大梅山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眞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柱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舉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十二）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師出師有偈曰

摧殘枯木倚寒林　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遇之猶不顧　郢人那得苦追尋

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佗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

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碎也師云還我核子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鼷鼠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

師初得道　即心是佛　最後示徒　物非他物
窮萬法源　徹千聖骨　眞化不移　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去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

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渾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原勑謚大徹禪師

元和正眞之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叅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內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

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師問南泉近離什麽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眞來否泉云只這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代云太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麽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麽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麽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潙山潙山云寂子是什麽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麽爭識得他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你將物裹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

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勑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往隨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麽處去也有一僧竪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卧侍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麽藥物與老僧些少僧以手拍淨餅云這箇淨餅什麽處得來師云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麽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

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

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棒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刬草次有座主來衆值師鋤草忽見一條蛇師以鋤便钁座主云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麤行沙門師云是你麤麤是我麤麤主云如何是

麁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即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劒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問師

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勑謚至真禪師

景德傳燈録卷第七

音釋

惲委粉切　毓余六切　覬几利切　掀虛言切　揳舉也　靸悉合切　攫厥草切　擭許極切　擷胡結切　跋補火切　猱奴刀切　灞必駕切　灞水名　璿旬緣切　璿玉也　璿居希切　璿玉機　鈚徒弔切　燒器也　鞔莫官切　覆也　鼯飛鼠也　卸司夜切　脫也　潏俱為切　水名　溫於云切　蒲沒切　楔余遮切　木名　刻苦得切　削也　渤蒲沒切　楚限切

景德傳燈録卷第八

宋 沙門 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四十三人見録）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温州佛嶼和尚（卷六）　烏臼和尚（一）

潭州石霜山大善禪師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原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洞安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

濛谿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逍遥和尚

福谿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

天目山明覺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隨州洪山大師　連州元堤禪師

泉州無了禪師　泉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呂后山寧貴禪師
已上一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閨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俯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壯貌瓌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舉請充兩街大德師曰吾非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縣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縣是兩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別錄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師多荅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

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勑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劒擲雲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叅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箇如如

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什麼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分飯（玄覺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兄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鉢上堂黃檗和尚居第一座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又別時問黃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麼黃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

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半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何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揷火箸叉手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麽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

攔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麽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麽生石霜舉手云還悟麽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麽生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麽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麽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麽道是肯底語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什麽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麽生）師問神山作什麽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洞山別云無脚手者始解打羅）有一座主辭師師問什麽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

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座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臘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卷八）似這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七）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師云猶是堦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納子難謾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爲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

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不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拽也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做飯先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去一邊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這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師爲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

和尚莫麼良爲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爲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爲境麼僧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僧無對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座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纏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祗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某甲）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提（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

大師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叅次南泉指淨餅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餅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溈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溈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作睡勢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溈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溈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攜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

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
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
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無
已師有妹爲尼時在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
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
之僵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
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
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
何是異類師敲椀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有玄紹二上座從江西來叅師師
乃問云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
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
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

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

潭州石霜（一作瀧）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云春日雞鳴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
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
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
不消一堆火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
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得
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臼和尚初叅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臼
來祖云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

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
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
甘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臼
本谿和尚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
所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

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師乃竪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竪起拂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麼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居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座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云座主亮迴首祖云是什麼亮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　不許常住世　大衆審思惟畢竟只這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

入僧院討箇什麽居士迴顧兩邊云誰偟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這裏師云莫是當陽道麽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麽處去來居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纔道七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卷八　十四

大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這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荅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麽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其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

紅螺山子近邊夷　度得之流半是奚
共語問醻全不會　可憐只解那斯祈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塘人也姓沈氏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巖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絶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尚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

卷八　十五

八十年來辨西東　如今不要白頭翁

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與諸人性相同
無來無去兼無住　了却本來自性空

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眞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尚如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爲什麽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僧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賊剥不施僧云恁麽即大衆有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麽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焰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麽如此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纔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麽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麽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麽

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末舉起托子時

十六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秖是欠你一箇撲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不是老師洎荅公話居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

十七

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師乃拋却茶籃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叅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乃撫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撫掌豈不明沙彌邊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嗾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

夕有羣盜犬亦噬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爲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作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曰曰如是（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僧喫飯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

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爲闍黎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盆中

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

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語）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衆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師勘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年幾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閻黎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歸宗云這箇豈有生耶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參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

云幾不問過這老漢

江西椑樹和尚因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麽道吾云蓋覆師云卧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這兩處師云爭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麽師云和合道吾云恁麽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閣來多少時耶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麽處去來道吾云親近來師云用鼓這兩片皮作什麽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麽生道吾云只爲有所以借 (卷八 二十)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麽處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這裏什麽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麽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絶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作麽生會僧云其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 (卷九 二十一)

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荅話師云你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這師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

卧街僧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胷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云若恁麼即問取本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沿流無定止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逍遥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鹿西問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衆云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喏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參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云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便與一蹋師大悟（舉云二十三）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

其僧便禮拜師打云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氷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欵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

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這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

當機直面提　直面當機疾　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

婆以頌荅趙州云

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　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

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叅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闍黎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爲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爲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

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
莫作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爲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毋霞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

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
處處勿張乖　朱紫誰爲號　丘山絶點埃
神通并妙用　運水及搬柴

石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居士曰頴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叅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七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

叅承經涉二載有偈曰

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　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

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

（卷二十五）

居士乃示一偈云

無我復無人　作麼有踈親　勸君休歷坐
不似直求眞　金剛般若性　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　總是假名陳

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疇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鄽肆閭巷初住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有偈曰

心如境亦如　無實亦無虛　有亦不管
無亦不居　不是賢聖　了事凡夫　易復易　即此五蘊有眞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煩惱入菩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干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音釋

嶼於到切 棲班麋切 瓌姑回切 穰如羊切 愔於禽切 隗五罪切 郢以井切 覩地名 覷伺視也 諗式荏切 賺直陷切 賁普悶切 殷徒侯切 鐫子全切 碾尼展切 嫌胡兼切 賁方問切 踣仆蒲北切 荐才甸切 輾陟輦切 僨方問切 嫌胡兼

景德傳燈録卷第九

宋 沙門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 一十三人見録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 舉九
洪州黄檗山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 高安無畏禪師 東巖道曠禪師
那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禎州羅浮暨深禪師
洪州九隴山梵雲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遠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闍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于和尚
已上一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 一人見録
虔州處微禪師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訢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録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國無染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 一人見録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舒州景諸禪師
潭州幕輔山昭禪師 莊嚴寺光聳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六人見錄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舉九　河中公畿和尚二

拓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實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法嗣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衆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溈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三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即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聲欬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

不可又令喚典座來（即祐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溈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揆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溈山是山峭絶夐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奥絲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淳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這箇便是麽師云這箇是什麽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日

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蹋倒歸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櫛却火杓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得百雜碎雪峯聞之乃休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師月中問答師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語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

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這箇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

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其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圣石霜會下

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擔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溈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師勘破仰山處（卷九）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僧云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溈山僧喚作什麼（卷七）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溈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勅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捎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

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絶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掴百丈哈哈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下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亦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　浮盃今日渡漳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　萬里香華結勝因
擬欲事師爲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趂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

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閣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寔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箅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勑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母憂廬於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衆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

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座歸方丈（法眼云衆中換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卷九）師便歸方丈有僧舉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闍黎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其甲提笠子）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

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藥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在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

大道虛曠常一眞心　善惡勿思　神清物表
隨緣飲啄　更復何爲
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皇朝重加修
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
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
師云闍黎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竪起
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
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
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莫謗老
僧在這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云
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竪起一指師云早是
謗老僧也（卷九 十二）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
此人即荅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
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
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舉問毓源如何出得井中
人毓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溈山
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
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在
毓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
檗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
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徃洪井路出
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徃南昌當有所得
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
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
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

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溈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恩愛如渴鹿趁陽焰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箇是五蘊師云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繞師三帀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箇法堂只是無人師

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檗寺示疾而終塔于楞伽山勑謚圓智禪師證眞之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撫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

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座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座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欞槅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這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潙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即過但知過用疑作什麼）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鎮盛鉢擡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

這打野榔漢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

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這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只是無光焰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覩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語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曰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

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叅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惲禪師惲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惲雖默然真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法一日示衆曰動容晌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

心本絕塵何用洗　身中無病豈求醫

欲知是佛非身處　明鑑高懸未照時
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
明月分形處處新　白衣寧墜解空人
誰言在俗妨修道　金粟曾爲長者身
其二曰
忍僊林下坐禪時（卷九）曾被歌王割截支
況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感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勑謚歸寂禪師塔曰祕眞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潙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即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卷九）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又我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潙山得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敬得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

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音釋

薯音署　楔待骨切　奠翔正切遠也　橡似兩切櫟實也　淳唐丁切水止也　汀直呂切淪也　駭下楷切驚也　橛其月切此由切木段也　鴞烏皓切名鴟餘招切　盥古玩切盥漱也　漱先奏切　搴起虔切摳衣也　脛胡定切腳脛也　咗乃倚切指物聲也　峴里計切　坂甫遠切　闕苦穴切終　箄之酉切箄籬也　拊斐父切拍手也　薙丈几切芟也　膊伯各切肩膊也　擯匹賓切小音訓也　擯章移切　柮卓皆切木根也　鉢筆貧切鉢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譽十

宋　沙門　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一十二人見錄）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譽十一）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宣州刺史陸亘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鑑宗禪師

唐宣宗皇帝　潞府渌水文舉禪師　白雲曇靖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甘泉寺曉方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奧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杭州刺史白居易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新羅國忠彥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鎮府普化和尚
鎮州上方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拳十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嘉禾藏廙禪師
羊腸藏樞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
鎮州常貞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奉禪師

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
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拳十三

華嚴寺智嚴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黃州齊安和尚

懷讓禪師第三世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爲第

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秉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更拗直作曲耶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黎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

百丈竿頭不動人　雖然得入未爲眞
百丈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

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眞　只爲從來認識神
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身

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什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

摩訶般若照　解脫甚深法　法身寂滅體
三一理圓常　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

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又曰大德是何言與云如其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

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
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
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
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
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
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
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
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
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
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
斬爲兩斷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
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
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
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云
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
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
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

最甚深　最甚深　法界人身便是心
迷者迷心爲衆色　悟時剎境是眞心
身界二塵無實相　分明達此號知音

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
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
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麽不
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
云恁麽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
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
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乃有偈曰

滿眼本非色　滿耳本非聲　文殊常觸目
觀音塞耳根　會三元一體　達四本同眞
堂堂法界性　無佛亦無人

僧問南泉云貍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貍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

增十七

虛空問萬象　萬象答虛空　誰人親得聞　木叉丱角童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僧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

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曰仰山云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蹋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爲岑大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

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上座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

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卷十）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八）

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

礙處非牆壁　通處勿虛空　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

又偈曰

佛性堂堂顯現　住性有情難見
若悟衆生無我　我面何殊佛面

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偈曰

七生依一滅　一滅持七生　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

又有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爭奈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卷十）

誰問山河轉　山河轉向誰　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

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眞金像爲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荅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瞌健即起云教學人向什麼處會師曰夏天赤骨歷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

不識金剛體　却喚作緣生　十方眞寂滅
誰在復誰行

南泉有眞讚云

堂堂南泉　三世之源　金剛常住　十方無邊
生佛無盡　現已却還

卷十　十

南泉久住投機偈

今日還鄉入大門　南泉親道遍乾坤
法法分明皆祖父　迴頭慙愧好兒孫

師荅曰

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

還鄉盡是兒孫事　祖父從來不入門

師又有勸學偈云

萬丈竿頭未得休　堂堂有路少人遊

禪師願達南泉去　滿目青山萬萬秋

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

萬法一如不用揀　一如一如　誰揀誰不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　三世如來同箇眼

師誡人斫松竹偈云

千年竹　萬年松　枝枝葉葉盡皆同

爲報四方玄學者　動手無非觸祖公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麽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麽僧云不爲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麽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纔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入方丈一日師謂衆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問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爲什麽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

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名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麽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麽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麽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强是非耶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

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窓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檗黃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黃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麼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

何處青山不道場　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　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其甲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兎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兎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眞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眞是實師云眞是實實是眞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

黎有分僧云某甲不招納是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槃經師（擧十）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十四）云是什麼義座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晚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鼇子（保壽云駈虎下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指伊爲鼇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何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鼇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鼇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可總成鼇子也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這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擧十）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

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短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耶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檜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彷師云汝只見掠彷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荅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彷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掠彷）師聞沙彌喝荅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這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這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

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久矣師云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生兒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鴉爲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是什麼語話院主却問鴉子爲什麼却飛去師代云爲某甲有殺心在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絶點時如何師云這棗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這莫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

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爲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什麽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麽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便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 後謚眞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座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閣黎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麽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僧云恁麽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

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著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衆十）諗曰（十九）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二師曰只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云非但茅茨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潭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驚按鋤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中夜於僧堂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

師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

三十年來住子湖　二時齋粥氣力麤麤

無事上山行一轉　問汝時人會也無

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聲十）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二十）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同

曰子和尚亞谿來衆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衆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廿一）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王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座面前云請上座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其甲錢却將出去上座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内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溈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溈山去好

（保福閩之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叅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叅十）（二十二）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

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
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
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
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
論自矜諲即徑山第三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
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
見泯絶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諲聞茫然
禮辭遊方至溈山方悟玄旨乃師溈山宗禪
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
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
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
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

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爲第二世也
師嘗述二偈其一曰

滄溟幾度變桑田　唯有虛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　未曾度者要須船

其二曰

尋師認得本心源　兩岸俱玄一不全
是佛不須更覓佛　只因如此更忘緣

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
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叅佛光得心
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與
善法堂致四問語見善章與十五年牧杭州訪鳥
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叙訖嘗致書于濟法
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

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荅潙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胄全具潙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潙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潙山以手揖云諾諾師後荅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來

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却又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劒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卷十二十五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荅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拏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拏風拏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師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

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錫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錫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卷十　二十八

嘉禾藏禀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麽歸宗也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麽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

卷十　二十七

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

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為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

舉手攀南斗　迴身倚北辰　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悠無人

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又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

猛燄燄中人有路　旋風頂上屹然棲
鎮常歷劫誰差互　果曰無言運照齊

（二十八）

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音釋

贊脂利切　奐呼玩切　㹠羊至切　顩胡老切　殞羽敏切　擊古歷切　墼普卜切　磔陟格切　㸃丁念切　㸃丁念切　㸃丁念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丹一

宋　沙門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十人見錄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丹一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福州雙峯和尚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長延圓鑒禪師　溈山如真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劒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志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堂復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大溈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溈山普潤禪師

溈山法真禪師　黑山和尚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溈山冲逸禪師　溈山彦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荆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八人見錄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薦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渌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

温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背山行眞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三人（七人見錄）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丹二）

益州西睦和尚　潭州麻谷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滸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

邛州壽興院守關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石梯和尚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新羅國彥忠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丹二）（五）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

綿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均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跡和尚法嗣

道遂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陞堂奧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其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潙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

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踢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徇衒敎書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踢鍬其意如何鏡清云勿奈船何打破舟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踢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溈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話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爲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

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闇黎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溈山與師遊行次烏衒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乃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浣納衣次眈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溈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伏暨受溈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緣化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玉作一鋪貨

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韜鍥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

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甚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溈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云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

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蹋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　今年貧錐也無

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祖師禪與如來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溈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枕子出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僧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辯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僧曰江西觀音院來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頭云者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問禪宗頓悟必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座披衣問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

年滿七十七　老去是今日　任性自浮沉
兩手攀屈膝

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勅

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潙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潙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贊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仍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踪迹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　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歇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麽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甚麽處僧曰恁麽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踈山在衆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踈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其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扃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扃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聞道恁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恁曰全歸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恁云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如何是

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潙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

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者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勅謚紹眞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爲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耶諲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徃謁雲巖機緣未契後造溈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悵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丹一）十二

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世於法即溈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堦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乾任汝光乾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蠛蠓眼裏著不滿其僧不

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掛氷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却問師云隱窓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不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　汝即言三四
我即一也無

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初在溈山桃花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來尋劒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透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人天六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

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死生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僧未喻旨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弓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曰恁麼即舍生不來也曰直得純清絶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麼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

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溈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溈山召之更不迴顧溈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溈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山動容曰善爲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衆師乃喚維那搬柴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又又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回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

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壁間畫狗子云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咬著　丹一　十六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亦稱大潙和尚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曰肚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住庵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僧曰即不然師曰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　丹一　十七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塼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忝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不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拄杖子曰從何而起對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

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曰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一日衆僧參次師曰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倚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歎敏者七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已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伺王來呈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斯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偃和尚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龍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真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其甲即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麼師曰今日

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上堂曰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師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丹一）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十九）饒州薦山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棄役往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復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爲掛子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王禮重創國歡禪苑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

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畫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峯無語

潞州渌水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

衆大渴得肯後遣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纔綻

舟一 二十

偏滿淺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舟一 二十一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

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
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臺栔椅子火爐總編問如何是出家
人曰銅頭鐵額鳥喙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
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甚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
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木馬
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
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
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
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
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
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
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
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
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
三十年來住木陳　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　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
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矙者爲吾討
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
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曰便
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
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
爲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

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汝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參上座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參曰俊鶻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參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雲山云參不別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著天著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帀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忽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拘拈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拘拈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國奇悚○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廿一　廿四

前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衆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

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盜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間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游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劒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什麼處得來師擲于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語見師章）乃爲歌曰

咸通七載初參道　到處逢言不識言
心裏疑團若栲栳　三春不樂止林泉
忽遇法王毬上坐　便陳疑懇向師前
師從毬上那伽定　祖脾當胷打一拳

駭散疑團獲狙落　舉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蹬蹬以碣碣　直至如今常快活
只聞肚裏飽膨膨　更不東西去持鉢

又述偈曰

宇內爲閑客　人中作野僧　任從他笑我
（丹一）（午六）
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閑云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末山代云爭得到者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大纔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爲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爲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諗（伊真切）　諗（式荏切）　蘄（渠希切地名）　邛（渠容切州名）　醬（巨結切）　踢（達合切踐也）　騈（步一切）　闐（騈蒲眠切闐亭年切）　懵（莫鳳切惛也）　芟（師銜切刈也）　磔（郎狄切小石也）　愆（芳無切）　髖（髑徒木切髖力侠切髑髏頂骨也）　惋（烏貫切歎也）　荐（才甸切詰契吉切問也）　閩（弥隣切地名）　蒂（丁計切根蔕也）　偵（聡慶切間視也）　獹（来胡切韓獹良犬名）　簸（補過切簸箕揚米器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傜（余招

切瓷才資切瓦器也卸司夜切解下也柈蒲官切盛器也椅隱綺切坐
𡊨失冉切地名瞽果五切目盲也瞶五怪切聾也鶩莫白切僧忽呼括切也掐於巧切手拉也鹵莽郎古切莽蒲補切鹵莽苟且也墅承與切田廬也膊伯各切肩膊也獞徒古曷切獞狪徒當割切膨膀蒲行切脬許庚切膨脬眼貌繿縷魯甘切縷力主切繿縷衣破弊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丹二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法嗣第四世一十三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丹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土門藏禪師　襄州政禪師）

（景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廻禪師　蘇州處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六人見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洪州觀音常謁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虔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五人見錄）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鎮州普化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齊聳大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涿州秀禪師
金沙禪師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 一人見録

睦州刺史陳操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十人見録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丹二

益州照覺寺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睦州東禪和尚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雙峯石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 一人見録

洪州米嶺和尚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

第六世一十九人 丹二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 三四人見録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魏州興教存獎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録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天鉢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譚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　三人見録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金陵道巘禪師法嗣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丹二）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在座遂告黃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四）

檗黃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遭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搊住云者尿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迴黃檗黃檗云汝迴太速生師云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與隨後便打黃檗一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

這風顛漢參堂去（後溈山舉此話問仰山云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師一日與黃檗赴普請師在後行黃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檗將钁钁地云我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擎得竪起云爲什麼却在其甲手裏黃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我更不著去也便歸院（後溈山舉問仰山云钁頭在黃檗手裏爲甚却被臨濟奪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黃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檗曰莫是困耶曰纔钁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裏活埋（溈山問仰山只如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正

賊走却羅賊人喫棒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檗打席三下去却徃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麽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麽生仰山云兩彩一賽師與黃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麽師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牓道了以鑊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我棒了也師又以鑊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囑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麽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

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喑黑豆老和尚佳數曰

乃舜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舜黃檗黃檗曰什麽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這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麽冤家俱不禮師便拂袖而出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麽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嘗俯徇趙人之請住于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行喝阿那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這畜生大覺到衆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契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第二世到衆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拽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棒如葛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我下手得時有僧出云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師便打（後雪峯拈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朱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邊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師將示寂上堂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乃有頌曰

沿流不止問如何　眞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　吹毛用了急還磨

頌畢坐逝勅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

丹二

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杻師尋常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輾轢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擧露柱云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

丹二　九

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麽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麽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喜僧云爲什麽如是師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麽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麽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麽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麽師云請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麽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蕭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麽處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契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麽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麽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麽經師云金剛

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這箇是甚麼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這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棒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蹋破多少草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鐺湯漢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參師云汝是

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汝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為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長老拈起柑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為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贓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

（卄二）

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十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齔投開元寺曇謁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

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而參黃檗黃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閾俄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敕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尋常爲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

峯驀胷搊住云是凡是聖師嘶云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這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叅師以引水横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橛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叅禮依黃檗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

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曰這瞎驢卸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祗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令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尅的

若是何汨没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内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是先

越州沙門曇彥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塔木大塔二所彥有神異天降初輪能駐日倍工復從地引其轉至塔頂塔未就詢亡彥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得詢後身爲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纔到州便入寺覓訪彥師出門佇望遇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曰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訢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緋衣功德主來興此殿大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期裴太守赴任興隆三寶傾施俸錢修成大殿方曉彥師懸記無忒　公遂篤志内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鉢裏

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趁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 丹二 十八 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目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鄞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荅曰輟己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漸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忽顯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

西塢天祐二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將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禪將邵志重封瘞焉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拂子示之僧曰莫這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絶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搦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往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

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衆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問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丹二）（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二十）

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口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這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一世住）（丹二）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其甲一箇（二十一）

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衆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趙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乃代云且釘這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徧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來嚴曰將得臨濟劒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裏無餕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爲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這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爲人瞻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卷二十二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

撲下來氣欲絶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聚眞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道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便打乃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仍不得喫飯便趕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爲後唐莊宗師

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

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丹三　二十三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良久謂衆曰出來打出來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咄師曰久立太尉珍重便下座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只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

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闍黎闍黎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擒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風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摑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

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下畫二圓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胷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談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荅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來者總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近前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驀喚上座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

禪者有玄機　玄機是復非　欲了機前旨　（丹二　二十六）

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胷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眞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即今問底在那箇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丹二　二十七）

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西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第二世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諾即前邁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丹二天）（爲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

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

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

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閻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

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矍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

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温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廿二）曰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郎（三十）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旛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

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緡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荅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墮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逸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像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恁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萬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

丹二

未曾鑊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槌竪拂此理如何師曰瘂

三十二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末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前灌谿志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丹二　三十三

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

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教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亦曰南院第一世住）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趁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剌剌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卅二）僧曰失師乃打之（三十四）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旨却迴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

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狢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曰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西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這裏過夏待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嘗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道三錯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

丹二　三十五

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踢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之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眞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胷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
鳥獸啣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爲什麼
不來啣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
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
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師
又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
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賴遇他旻德長
老一喝不作一喝用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
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根器
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
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
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
拽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
弄馬騎今日被驢撲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
拋下拄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二

音釋

涿竹角切地名 嶲以整切地名 淄側持切地名 擒楚鳩切手擒也 肋盧則切脅幹也 捋盧括切摩捋也 鑼居縛切大鉏也 掇都括切提掇也 掣昌列切拽也 賽先代切報也 唵一感切含也 趁丑刃切逐也 徇松閏切從也 窄側革切狹也 傀倫傀切倫傀口很曲很也 偏遇切偏很也 優俱遇切優優蠻 嗤赤脂切嗤笑也 輟徒路切輟歷各切 樂古咸切樂木偶戲也 緘古咸切封緘也 瞪除庚切瞪直視也 沏力得切沏澤地名 髻徒聊切小兒髻也 齜初觀切齜齒也 研倪堅切研究也 盥古玩切盥手也 晡博孤切晡申時也 竄七亂切竄匿也 閾雨逼切閾門限也 研五堅切研經 絆博慢切絆羈絆也 浹子協切浹旬周十日也 扇古熒切猶開也 刻

初限切削也　謇居偃切吃也　帔披義切帛帔也　醻時流切答也　悔五各切驚悔也　識楚譜切符識也　耄莫報切惛忘也　譽初八切　憲許規切　忒他得切差也　翹渠堯切舉也　蘅魚巨切衛地名　韜他刀切藏也　饋求位切餉也　塵於計切埋塵也　孱普擊切破也　餕先遣切所鳩切壞飯也　槃槃放也　咄尼止切指物貌　煦香句切温和也　眨側洽切目動也　啐子律切　匏蒲交切　鞷丑忍切笑貌　骰徒侯切博陸　舶傍陌切海中大船也　掐苦洽切采具也　剌剌並盧達切　玃平官切牡狼也　狢下各切狐狢也　鼷下雞切小鼠也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三　丹三

宋　沙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丹三）（二人見録）（一）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過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録）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郢州興陽歸静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禪師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録）

汝州廣慧真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人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録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禪師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眞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

荊州玄覺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　二

善悟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

中使楊光庭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緣素和尚法嗣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祇陀和尚法嗣

衡州道倩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　一人見錄

吉州觜源山眞應禪師

唐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　二人見錄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宜春廣敎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南嶽皓王禪師

宣州志滿禪師　涪州朗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過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河南尹李常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三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觜源山眞應和尚法嗣

吉州貞邃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

荊南惟忠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

吳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

義脫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荊南惟忠禪師法嗣　忠禪師亦名南印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東林雅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吳頭陀法嗣

玄固禪師二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温禪師　慈恩寺太紫禪師
興善寺太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雷用禪師　圓照禪師
上方真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間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剎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嘹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上掛草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

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拄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拄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淅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闍黎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叙師資之禮曰後應溈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蹊而今與

汝一齊掃却箇箇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瞎却渠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翅足徒勞讚底沙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窮狗吠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丹三七當堂照月影娥眉顆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劒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在圜天且居姜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師曰大鼎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鳥無千里漫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憂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旟光裏描眞宗問摘葉尋枝

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開堂帶雨歸問凡有所問皆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譚今古迴顏獨皺眉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剌直至如今治素琴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權師曰自在不點胷渾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製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子問三緘恐負古人機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

（丹三）（八）

囂道者知機變拈與靛鬼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涌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猳唯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兎著鞾人嘆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爛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問紫菊半開

（丹三）（九）

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看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即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肇法師實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雖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為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何即是師曰快須斷却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問央掘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愍問心即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普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問不修定慧為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丹三）妙含幽致豈能分（十）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問大人相為什麼不具足師曰鴟梟夜半欺鷹隼問今古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籃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鑪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鄧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峯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

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沼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欸爬鑊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續箇什麽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

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百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

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荅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

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悉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虛心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脚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嗔(丹三)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悉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箇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内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

和尚無絲可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

今年六十七　老病隨緣且遣日　今年記取來年事　來年記著今朝日

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

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真
明暗盡時俱不照　日輪午後是全身

言訖安坐曰將昧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　十四

斬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座師今何異鵲巢

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

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驚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見其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其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丹三）禪師荊州人也（十六）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

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荷澤曰光則寶寶則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如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丹三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張禪師南即張曰傳教人也當宣道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

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絶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醻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此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曰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奥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

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

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

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丹三云前後者中間被勅追入內住城二年方知表請歸山也二十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攝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面矢而遷變周禮曰面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面人哉面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遂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併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苟子云如振裘領必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丹三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二十一

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噎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能事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垂祕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闡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過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達了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圖覽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褒休為之序引盛行於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闡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藕倪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

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習亡階三昧諸波羅密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令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荅史山人十問問荅各是一本今參而寫之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

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荅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荅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蒼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蒼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衆生且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蒼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次第爲說荅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廿三)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廿四)

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荅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性以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約但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

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

丹三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愚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擇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即爲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皆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丹三

玄七

茲疾移切州名涪縛謀切倩七政切嘹力昭切鯨渠京切鯢五芳切鯨古華切鯢雄曰鯨雌曰鯢蝸牛也騾陟扇切呀許加切張口貌覷七慮切伺視也頓匹米切傾頭也睨古本切以九切羨里文羊因處也矛莫侯切兵器矜食尹切兵器之屬捻

奴協切指捻也 翥章庶切飛舉也 隼旗隼聳尹切鴟屬旗羊諸切旌也 舸嘉我切大船也 櫂直教切棹楫也 鬟盧昏切與擐同 鬣虛驕切猴屬 狨如佳切犬聲也 韓許戈切勒履也 刖魚厥切斷足也 駿祖紅切馬駑也 捺乃曷切手按也 憨呼甘切癡也 酋慈秋切勑帥之稱也 鴟梟鴟處脂切梟古堯切鴟梟鳥名 囏盧紅切磨也 欨虛嚴切鉏屬

爬蒲巴切與杷同 怎子吽切 賺佇陷切錯也 昳徒結切日昃也 贖士革切 箋且緣切深也 鄂侯古切地名 鍮他侯切銅屬 隃气逆 筢胡南切 挐女居切紛挐猶言亂拽也 析先的切分也 曛壹計切陰曛也 煨烬烏回切燼才進切煨燼火餘也 坏鋪杯切未舉燒瓦器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丹四

宋　沙門　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丹四）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四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清涼禪師　衡州道詵和尚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碧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原山光宓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藥山葦禪師　朗州刺史李翺　丹四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二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一人見錄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蓍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醮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如思禪師章敘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磚墮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徃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

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賊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

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跡後至于荊州當陽紫紫山五百羅漢翹翔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賢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

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師以手托樸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剃佛殿前草

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

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聽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遥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曰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齋靜方丁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邊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趣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

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閻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甚麼（丹四）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斷石爲塔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八）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叅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叅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叅師乃召曰上座（丹四）僧應諾師曰孤（九）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胡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

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擊擊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華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

院主逐後曰和尚許其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底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大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粮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

丹四　十二

來師乃休長慶云那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甚麼處在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黎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却曰大衆這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曰若有人即却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還

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師問僧見說汝解筭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巖後來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乎待持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

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翺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閻閻中

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丹霞四）　終年無送亦無迎
有時直上孤峯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十三）

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虛建塔于院東隅勅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潮）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麼僧曰和尚過在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楖蹼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丹四)便被石頭喝出經旬(十四)曰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眞物石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纔頭即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丹四)乃是本心大須護持(十五)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
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
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
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
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
便禮拜師曰據其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
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
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
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
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
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
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
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
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
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
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
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
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
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十四)何處不指
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
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
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十六)

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僧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幞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

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撈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眞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强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參遶師三帀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參衆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僧曰且參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遊魚紫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恁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恁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

說了也師卧次椑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椑云卧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椑云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椑樹坐次師云作什麼椑云和尚師云隔闊來多少時椑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雲巖曰以無爲爲座雲巖却問溈山溈山曰以諸法空爲座溈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溈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談阿那箇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視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視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

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去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丹四）

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聞汝

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溈山溈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其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溈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恁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溈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溈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溈山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廿四）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孫在（二十二）（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曰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荼毗得（廿四）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閙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麽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什麽師曰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麽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掛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麽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麽作戒藥咄這饒舌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曬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霊巖云皮也無打什麽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麽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到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鄧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麽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麽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麽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

曰昨日對二閽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閽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負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來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殊道闍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兎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

僧曰龜毛兎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汾符分切州名　髭即移切　詵所臻切　晟承正切　楫邊迷切　處房六切　婁渠鳩切　妊汝鴆切孕也　獠魯皓切西南夷謂之獠　儞忘粉切口醜山宜切　吻唇邊曰吻　濬私閏切深也　憧尺容切憧憧往來不絕貌　廠昌兩切屋無壁曰廠　爨七亂切進火也　躂他達切足跌也　黯乙減切深黑也　斲竹角切研也　跛補火切　挈丘竭切　瘥於為切病也　齩五巧切齧也　斛五勞切　迭徒結切更也　瞥普蔑切猶忽也　舀烏皎切抒也　憤房吻切懣也　悱敷尾切欲言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丹五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丹五 四人見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

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禄清和尚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第五世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一二人見錄）

第二世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嶷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嵕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
　杜陽龍福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歙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弁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答皆一語而已（前章師出之）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潙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潙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參纔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潙山晚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潙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潙曰是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

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創院墓即第一世住也）師上堂謂衆曰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答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上船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樣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鎮鋪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什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開

黎莫不識痛痒禍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闡黎是什麼心行明昭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胷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這箇漢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木杖子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這漢是肯底語不肯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其甲始禮拜爲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這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

卅五

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爺阿爺師復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勅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即閻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

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踈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諮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

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丹五）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叅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七）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麵作三箇饊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勅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

師後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諗二師互相問酬廣如本集其辭句簡捷意趣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逸羣之用）自爾師道聞于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脣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埀裏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埀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丹五）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眼庵主雪峯問龍眼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泉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曰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雪

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鑊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驀召云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云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辯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辯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

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眞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荅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什麼過

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爲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眞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爲闍黎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

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偏天偏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録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甦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眞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十五）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迹起坐絶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十二）

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雜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令在影堂中

（丹五）（十三）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潙山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潙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潙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千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

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錐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全于師禮豈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廣語出別卷）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麽曰到這裏爲什麽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師歸方丈有僧在明牕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麽不覩師顏師（丹五）（十四）

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麽處不是石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麽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麽道死急若不會作麽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麽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師曰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麽生若道一般前來爲什麽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麽生）（丹五）（十）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衆次示衆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

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爲當是落路下草爲復一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鄉曲也不見也師止石霜山曾著箇語云恁麼即不去也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巳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勅謚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道吾之事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這裏(丹五)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十六)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蕖樹生葉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

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晨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

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

也大奇　也大奇　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方可知

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不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只這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

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肯因有一偈曰
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踈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這
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
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
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
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
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
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
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
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
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

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
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
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
之洞山（今筠州也）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
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
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
師曰雖然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
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
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
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
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
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
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
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
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

後較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淺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較關黎又向這裏覓箇什麼

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丹五）人師曰恁麼即闍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黎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十九）

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騎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稜別云恁麼即某甲謹退）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者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

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闍黎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闍黎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荅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荅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未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絣終不爲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烏道未審如何是烏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烏道莫便是

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黎也無僧曰允即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出麼他道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再問是什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而問請斷看）僧却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生權云對皮厚二寸）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什麼迴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貪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這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黎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粒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柱杖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喫稻云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丹五）最苦僧曰地獄最苦（二十二）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

後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得不是客中主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巖路欲絶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即雲巖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絶不絶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爲吾除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龕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勑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昔在吻潭尋譚大藏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并激勵道俗偈頌誡等流布諸方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師有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攦下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

（丹五　二十四）

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遠禪牀一帀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踢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踢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叅承初住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朕不留（丹五 語見船子章 二十五）師北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僧曰

勞持生死法　唯向佛邊求　目前迷正理　撥火覓浮漚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闍黎

師說頌曰

明明無悟法　悟法却迷人　長舒兩脚睡　無僞亦無眞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

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熬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語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俩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羹

黃蘆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瓮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朶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羞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巵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鵝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嵕及至到來只見一嵕師曰闍黎只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

水急浪華麤麤

盤山和尚幽州第二世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須石女兒去

安州九嵕敬慧禪師第一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丹五 二十九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邢臺人也姓蕭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峨嵋嘗經鳳林深谷欵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嘗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資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

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
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
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
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摳衣密
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
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

欽 失涉切 欽郡名 嶼 子紅切 丱 古患切 丫角貌 袂 彌蔽切 袖也 鎮 鄂鎮雁各切 鄂以鎮鉚切 鎮鉚鈒名 硬 魚孟切 堅也 笑 側教切 覿 徒歷切 見也 逗 徒候切 投合也 嚇 呼格切 以口 嚇 七到切 性快也 伶 伶郎丁切 伶俜普丁切 孤單貌 丫 於加切 丫丫 角丱髮也 雜 几

芟 奇逆切 木舊也 屐 無檄切 履也 僖 許羈切 樂也 塗 古暗切 水名也 齋 祖稽切 持也 屺 其迄切 山貌 蝦 五骨切 蝦胡 蟆 莫加切 蝦蟆 慳 苦閑切 慳慢也 悚 息拱切 懼也 覓 莫狄切 索也 峴 胡典切 山名 檐 丁廉切 檐簷 奩 盧玄切 奩匳 匳 補典切 匳奩 舐 神紙切 以舌 舐取 舔 他玷切 以舌 舔物 欺 去其切 欺誑 詐 側加切 詐偽 欸 許勿切 欸忽也 菅 古閑切 菅茅也又苦 蘆 落胡切 蘆葦 葦 于鬼切 葦蘆 蓑 素禾切 蓑衣 蓋 古盍切 蓋覆 槌 直追切 槌擊 鑿 在各切 鑿穿 鑽 祖管切 鑽穿 鑽 祖亂切 鑽仰 鑽 祖旱切 鑽研 鑽 祖貫切 鑽鑽 鑽 祖亂切 鑽鑽 鑽 祖管切 鑽鑽 鑽 祖旱切 鑽鑽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丹六

宋　沙門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尾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德山遷湖紹奧大師

鳳翔府垢和尚

益州雙流射逆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捿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座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渭州觀音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第二世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錄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雲門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閣山和尚
益州樓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清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爲友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

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攞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未打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堂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豁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毛毛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丹六
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四
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

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

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趣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棚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荅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遍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丹六　六

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旛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眞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什麽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麽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麽生是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

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カ六)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摽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踢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爲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苦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忩(忩即鏡清順德大師)這僧過在什麼處便喫棒忩曰問徑山得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忩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爲什麼被打若不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即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即長慶吾

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遥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闍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檢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

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潙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潙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潙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潙山是讚嘆潙山去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稜潮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負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去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曰丹六十這箇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

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箇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章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插瓜壺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得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多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丹六　十一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嘗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覩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橛師遂摳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

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趁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聞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

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疇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敘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剥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摽不起凡示學

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丹六）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十三）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淥

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柰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眞心妄心是如何師曰是立眞顯妄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離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

師後住沔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眛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蛇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丹六）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十六）

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儱侗婆

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㬎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麽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椀

鄧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只恐闍黎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麽師曰肥田曰宜什麽師以拄杖打而趁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麽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麽即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麽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齩硬石頭問如何是古

寺一爐香師曰廣大勿人覷曰覷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績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三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黎自已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丹六　卜八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

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麽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眞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陞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謂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　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

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　不須澡浴　一堆猛火　千足萬足

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卅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謂自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黎且莫草草忽忽谿山各異雲月是同闍黎坐却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

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闍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嚼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丹六）（二十）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闍闍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闍闍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闍闍中人且不識故人周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丹六）（二十一）

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映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持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攔實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鴞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烏沉始得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鼓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丹六）問四大如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二十二）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邯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

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疑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疑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丹六　二十三）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黎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辯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

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眞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丹六 二十四）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胥索問洪鑪猛燄焉鍛何物師曰焉佛焉祖曰佛祖作麼生焉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

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劒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泊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峯和尚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

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為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絶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斤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

丹六

二十六

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諶麼諶云不敢云

丹六

二十七

多少口諶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扃諶云向韶山口裏扃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扃諶無對師便打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青青鬱鬱處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

即是闍黎有什麼事遵云擬伸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調蕩之辭時人知有遵云與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學人即與麼師意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玉漏不是行家作遵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不禮拜一日又問闍黎有衝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橫劒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一鑒師云不鑒遵云爲什麼不鑒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遵方禮拜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這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獼猴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丹六 千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

曰四海滂洎不犯消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丹六 二十九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六

音釋

奭施隻切 鄆禹温切地名 迤邐移爾切邐力紙切迤邐因循也 搦女角切按也 曬所賣切日乾也 踢徒浪切倒也 毳充芮切 倳許云切側吏切 葷辛臭也 茹人恕切食也又菜也 褐褐禹切褐博浩切褐小兒繃也 麈之庾切鹿屬 羚郎丁切羊名 摹慕各切摸也 診章忍切候脉也 躊躇直由切踏直朱切躇踏猶豫也 闘本昔切闘闘也 貌莫角切描畫也 絲息周切 續胡對切畫也 燎力昭切縱火也 滸鋤矩切地名 闌闌闌獲頑切市垣也闌胡對切市門也 嚩余六切 弩奴故切弩窓俞切草也 莠如招切蒭也 稊稗稊杜奚切稗蒲拜切稊稗似穀穢草也 彷徨彷蒲光切徨胡光切彷徨猶徘徊也 颯蘇合切風聲也 締構締丁計切結也構古候切架也 儆居影切戒也 腎古法切 鍛丁貿切鍛鍊也 鼸所鳩切鼸風貌 恙餘亮切疾也 魯般般博閑切魯鈍般人名 獬豸獬下買切豸宅買切獬豸獸似羊一角 滂沱滂普郎切沱徙河切滂沱大雨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丹七

宋　沙門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一十八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丹七一）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州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大原資聖方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益州白禪師　邵州西湖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　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大光山玄禪師　潭州藤霞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鄧州永壽和尚　鄧州靈竹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洞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丹七

洪州洞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洞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洞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洞潭牟和尚
台州涌泉京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丹七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三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

道德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耶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闍黎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黎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踏山來洞山曰阿那箇山堪住曰阿那箇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師合醬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

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袈裟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係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可觀上座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闍黎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

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痒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這

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只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

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麽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饌出不是汝疆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麽事須是恁麽人既是恁麽人何愁恁麽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麽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麽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鍵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周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

勅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黎名什麽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麽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麽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麽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麽不

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眞師曰即相即眞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清鋭問其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鋭閣黎近前來鋭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脣（云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

（丹七）

（八）

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絶氣者不著（丹七）曰既是包含萬有爲什麼絶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絶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什麼

（九）

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鞋來師問彊德上座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遇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爲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老漢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

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爲復別有道理還斷得麽只如這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麽忽爾問上座年多少別作麽生祇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什麽被兒吞師曰子若哮乳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爲什麽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採些子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

枯木龍吟眞見道　髑髏無識眼初明
喜識盡時消不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

其僧復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鐘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一門人奉眞骨樹塔勑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住亦云中洞山）　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黎足下煙生

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膺遣語云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洞山云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曰是閻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舉前語問洞山洞山云閻黎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東禪齊云此三人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什麼處）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摳衣八稔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

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去師廿七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什麽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難得問蟭螟無返照之光玉兎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麽是問訊與上座十二時中是什麽）時節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時第一座問聖僧作麽生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丹七）（十四）

山曰什麽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麽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麽去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麽生曰反仄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覲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什麽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丹七）（十五）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這箇是什麽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麽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師後遊河朔於平

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勑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曰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麽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麽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麽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闌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什麽過曰只如少父作麽生師曰道者是什麽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麽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號青林和尚）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麽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价曰別飯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

長長三尺餘　鬱鬱覆荒草　不知何代人
得見此松老

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肯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皆驪珠空怨長天月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什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干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僧云恁麼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螫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來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趂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先住蘇州實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扇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掛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蹋不著曰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箇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其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又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洞山曰通闍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頭通鑼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是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團削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剥剥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滅後勑謚證眞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

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樹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爲閻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聞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厥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尚所說）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韜鍼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矬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師于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恁道者作麼生會恁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恁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

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世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指箸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脚指天師還化時有偈曰

我路碧空外　白雲無處閑　世有無根樹　黃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畧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舁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

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蹋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

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纔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

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行思禪師第六世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沉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然巖頭頻召與語徵疇無忒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

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恩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

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録

懷州玄泉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麽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丹七　二十五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眞金拾瓦礫作麽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群之長溪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麽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曰方丈座飲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麽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麽處去也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麽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座參師問什麽處來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麽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師曰秋氣稍暖去

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曰百鳥啣花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覩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劒斷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問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宴爾而寂

福州香溪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衣示偈曰

迦葉上名衣　披來須捷機　纔分招的箭
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

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師後參法眼方明厥旨住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爲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兎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世住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汗猺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令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遥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

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轉不借萬人機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洞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飧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嶽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洞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華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眞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揷鍬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踢倒鍬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眞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已喪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行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

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泉問去甚處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鑊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閻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劒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閙曰正作閙時如何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先住天台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嚴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爲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音釋

遁徒困切 蜆音顯 桎桔桎之曰切足械也桔古沃切手械也倭烏禾切國名 汭而稅切 醭普木切白醭也 鞣蘇合切鞣革像也 蠱公戶切蟲名 涎桑故切逆流而上也 稔如甚切寿也 蠐余蟾視占切如蠐螬 蠐良刃切螬蠐蟆也 鑩邊迷切拂器也 鑌古猛切銅鐵朴也

吶徒感切吶食也 杉檓杉所咸切檓山夔名 矬昨禾切短也 箟古活切箭箟也 媼烏老切女老稱也 寨鄧戒切營寨也 莞戶板切小笑貌 矮於駭切矬短也 豻寒岸二音胡地野犬也 狿余五切獸如赤豹五尾 拓他各切斥開也 擣都皓切舂也 氈先舍切毳者毛長貌 軖虎横切衆車聲也 釘丁定切器食也 輝胡本切回視貌 斲丑陟切斫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丹八

宋　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丹八

杭州龍冊寺道怱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杭州西興化雙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弁禪師

杭州龍華寺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誰於人異曰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

曰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破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眞實爲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謂是汝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眞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何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覩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誰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巔山巖崖逈絶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覩得不妨出得陰界

脫汝髑髏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眞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箇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謂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窮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

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衆曰是汝眞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劒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劒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

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劒解惰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亦得覩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唧唧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

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曰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得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瞤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

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

卅八

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峯令訪于師

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拊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舂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指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報只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

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麽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窴語作麽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麽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麽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箇瞌睡窴語

丹八

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麽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麽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麽只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麽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麽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覩

八

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麽處安措還會麽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麽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麽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

丹八

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麽知聞去汝向什麽處得見我會麽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亦休　此箇元來觸處周

九

智者撩著便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牛

又偈曰

玄沙遊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詞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什麼）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竪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慮發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橡子恰食來遮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

廿八

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

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喚什麼作如來）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畐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圈嶺不落圈嶺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爲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其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沙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不造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知和尚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會在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斷看）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

云一般恁麼道爲什麼却成山鬼窟去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 玄覺云叢林中道恁麼來何處得無縫還會得著不著 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韋曰恁麼即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 西天有聲明三藏到閩帥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筯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 法眼別云請大師爲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曰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勿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 法眼別云敲物示之 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 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爲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驗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汝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

勤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換什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丹八

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十三

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儼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舁梯時師與泉守在室一日幾度登樓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鏡清云不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爲打水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碌爲塵敢保勿開人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濬流迨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疑情氷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

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疇問未嘗奭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　唯人自肯乃方親
（丹八）
昔時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如火裏冰
（十四）

師在西院問訖上座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訖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只遮箇別更有曰上座見什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髏偏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曰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客憧憧日資道化後聞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
（丹八）
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
（十五）
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此子便下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衆曰總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總似今夜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衆中道總似如此嫌什麼又道總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安國瑫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耶曰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瑫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

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擡前語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僧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蹄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抛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師遣使送衣物至云鍊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傳語鍊師領取迴信須吏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府鍊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鍊師展兩手閩帥問師曰鍊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遮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剎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師兩處開法徒衆利動君子

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怤永嘉人也姓陳氏卅歲不食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溫州人雪峯曰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

丹八　十八

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怤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瀉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如道怤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

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循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曰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岱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鱓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鱓魚麼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慎初護末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

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你也僧到參師問閣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眞常爲佛師曰閣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虛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眞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踈只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虛噓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遮箇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

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拽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問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了趁出院僧禮拜師曰作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作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盡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覆去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毋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柱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

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普請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箇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逢一僧放下藤又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踢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踢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

法眼任崇壽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稱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兄東禪齊云如長生意作麼生師

尚人　壬三

尚人　壬三

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

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失上座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雪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放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黎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訶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閻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師曰閻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閻黎不奈何曰為什麽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麽處去師曰大有靈利底過於閻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什麽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閻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麽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麽曰

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麽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麽曰恁麽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麽物纏縛閻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麽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麽處所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唱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眞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奉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

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衡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拶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教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曰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

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洛和尚師曰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袠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與來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洛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音似未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

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扞裕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欵欵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將取去東禪濟拈云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將取去也無若有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若無得失諸人未具行腳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

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
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
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
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
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
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
直下猶難會　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
特地隔天涯
閩帥禮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
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
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
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
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
師於是洗然省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

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
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
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劒看君
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
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
遮漢來遮裏捕鵝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
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眞箇聾漢漳
守王公欽尚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瑫泉州人也姓王
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
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
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
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
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
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弁先住漳州報恩院

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眞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峯之堂寞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

（廿八）

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

（三十）

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卅一粒黍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

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潙山又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鷂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

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會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于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

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闍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鋩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音釋

舸吐刀切音挺徒頂切船小者也　艇甘酌切舸而長曰艇　替他計切廢也　捷疾葉切疾也　讅古困切才詣切限也　劑才詣切劑分量也　覩古候切見也　椿株江切樁橛也　窴研計切窴虛業切苦盡切窴中有言也　憯盧感切恐迫也　瞌眼瞌也　濤張流切濤張誑幻也　圇拍逼切滿也　禮圇去圓切禮圇丘愧切窒

涉栗切塞也 膊補各切肩膊也 啖徒濫切食也 嗢噦嗢烏沒切咽也噦於月切嘔也 鰻鰶鰻莫安切鰶力脂切鰻鰶魚名也 啜姝悅切飲也 喘昌兗切尸連切喘息也 羶式延切羊臭也 祛丘於切攘却也 遘古候切遇也 褰直質切書衣也 楑郎計切 抖擻抖多口切擻思口切抖擻振舉之貌 黠胡八切黠慧也 鷂羊笑切鷹鷂也 寘職吏切安著也 貶剥貶悲檢切剥北角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丹九

宋　沙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二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丹九　一）　洛京南院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憩鶴山和尚　潭州溈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爲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盧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璐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儁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遇暈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麽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麽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麽曰什麽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璐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蕨粟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麽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囷山毳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麽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

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槹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氷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劒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澀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沉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月九）（亦曰西雙泉以隨州有東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雲峯雪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擒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嶽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邱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階曰欵欵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搏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兩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

會麽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麽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麽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絶乃問長慶如今作麽生道得勦絶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麽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麽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麽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麽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麽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麽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廿九）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麽曰恁麽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麽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可爲則師曰落在什麽處曰（六）

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會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此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上乃以一堰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後云此二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闍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丹九）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邏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邏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饘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丹九）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九）

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録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大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説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處）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祖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丹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鄴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雪峯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十九 十一

清風樓上赴官齋　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知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
今日與明朝

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

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麽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麽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麽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麽道還當麽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麽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麽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兒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二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卅九）（十二）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

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爲師開堂日廣主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師益於人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麽事欠少什麽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什麽道理汝欲得會麽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麽更有什麽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麽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麽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陽羅穀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脣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得恁麽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麽道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

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蕞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商量若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捻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橐橐到處馳騁驢唇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納僧齋也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閙市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

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曰夕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爲佛那箇爲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陽礙著你有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

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尿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老爺孃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狸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醨迫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

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見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棵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從這裏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瘢上著

艾燃這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理道出這箇是就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孃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槌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考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趯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跩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蟭螟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

舉不顧　即差互　擬思量　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已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漫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丹九　二十

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捩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撈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煩再舉轢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

丹九　二十一

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

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闡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閻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

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窮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窮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花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丹九　二十二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　若教第一指　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

丹九　二十三

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潙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檗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麼即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

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第二世住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杭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宙嘗遊浙中

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麽師曰見曰什麽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麽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纔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麽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麽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

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廿九)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二十五)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閏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綿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閩汝註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生藏三)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

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

璠方袁切 鼻奴代切 囷渠殞切 桔橰桔正作橘吉切桔橰汲水機器 淵他端切急瀨也 勦子了切絶也 穀胡谷切總紗也 剜一丸切刻也 橖橦橖克合切橦蘇合切橖橦糞穢也 嚼在爵切咀嚼也 眨側合切目動也 悝卓皆切 澆醮澆古堯切醮吕支切澆醮薄也

瞠抽庚切直視也 灸舉有切灼也 燋子肖切炬也 踔跳踔蒲没切踔他弔切跳也 蟭蟟蟭即消切蟟落蕭切蟭蟟蟲名 坼丑厄切開坼也 毆於口切捶擊也 勁居正切 纊苦謗切絮之細者曰纊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丹十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一十九人見錄）

杭州佛日和尚（丹十一）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不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羚瑤和尚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昌白雲滅禪師　潭州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璋禪師　廬山冶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棲山慧志禪師

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一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笁禪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四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

廬山羅漢池隆山主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誠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 一人見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

綏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維州化城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 五人見錄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興元府青剌山和尚

京兆保福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暹禪師　杭州瑞龍紡璋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 一十二人見錄

疎山證禪師 第二世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檗慧禪師 丹十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二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

筠州五峯山行遵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通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尚
筠州黃檗山令超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檗山嘉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滿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大人見錄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

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單州東禪和尚

鄜州善雅和尚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道遥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州龍谿和尚
桂陽志通禪師
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四十

郢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
祥州大巖白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没交涉）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爲師後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者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未陞階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階禮拜夾山又問閻黎與什麼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已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窻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麼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漱漱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善請維那請師送茶師

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醳茶三五碗意在鑊頭邊夾山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箇甌師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又問曰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回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非當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取侵去師以坯杖驀口拄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云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

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云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世 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夫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閙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币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厠坑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過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即今事作麼生曰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恁麼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

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摟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不因閻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者箇人曰恁麼即某甲未曾祇對珍重師後住虎率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　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座屬曆和尚將臨順寂主事僧問誰當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舉第二座為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密承師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周循規式師咎其情乃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為什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

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盧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于本山至今存焉

盧山歸宗寺懷惲禪師（世第三）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世第七）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只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云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世第三）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什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燄時

如何師曰裹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者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便作輪推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竪高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攞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師道師云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卅十　十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　世第四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鑑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鑑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伶玭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

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憨作麼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飯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眞性師曰寬寬莫搕損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時號塵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眞心師曰欺者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潭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磉盤問十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峯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

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鷄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衆曰

一片凝然光燦爛　擬意追尋卒難見
炳然攔著豁人情　大事分明皆總辦
是快活　無繫絆　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了悟（第二世住先住荷玉山）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卅十）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卅十）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謝閻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絶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師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問久嚮盧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逢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眷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花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

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興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何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栘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花開師嘗著眞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覽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燈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其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

箇甚麼曰只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箇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嶷岏師不肯自答曰金龍逈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嗤曰中草

前鈞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逢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肯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廿十）洞山第三世（十八）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按劒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身爲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

龍光山頂寶月輪　照耀乾坤爍暗雲
尊者不移元一質　千江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屬夾山和尚示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徒曰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花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寵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

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徧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鷄竪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絶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烏鳶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櫳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一世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茫茫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荷戶絶知音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摠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者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剗山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花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師乃省悟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采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傢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蝗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温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通祕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温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惟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樧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疇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為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南北東西去也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花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寒暑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廿一）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當後榮顯爲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廿二）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併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　父母爲修蓋　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　早擬移他處　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　彼此無相礙跏趺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廿三）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峯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樓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齎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

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請說法要師請於每年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天台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師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慇懃懸記應矣師上堂謂衆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話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見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汝道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爲隱跡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剋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丹十二十四）

前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

疎山證禪師（第二世）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甚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

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伕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廿十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十世）　三十五

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中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上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互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贊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芒明照禪師詎曰違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欵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覩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

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晶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晶塞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祇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第二世終于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覆踐師曰聊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顋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

丹十 二十六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千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花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者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冒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蘆冷飯曰又

丹十 二十七

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世）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眞中眞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玉兎聽續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第一世）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疎山之室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黎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合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閣維

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劒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見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因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書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彼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安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普曰四面是山闍黎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座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踴師囑之曰抵對和尚時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創永安禪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蹋

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楚道被昭宗蒙塵之亂以晉開運丙午歲冬鳴揵椎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十勑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

橋金牙徒勞拈箸問蝍蛆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汝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

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拈不出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果曰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逈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逈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掛

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門切忌更嘶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樓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雖則泛凝呈瑞色太陽輝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請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晶塞虛空曰晶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

南山路仄東山低　新到莫辭三擔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　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羅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　貌古年復少　相看陌路同　論心秋月皎　壞衲線非蠶　助歌聲有鳥　城闕今日來　一漚曾已曉

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謚眞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一箇橛作麼生免得下橛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則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下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問請師挑揲師曰擂鼓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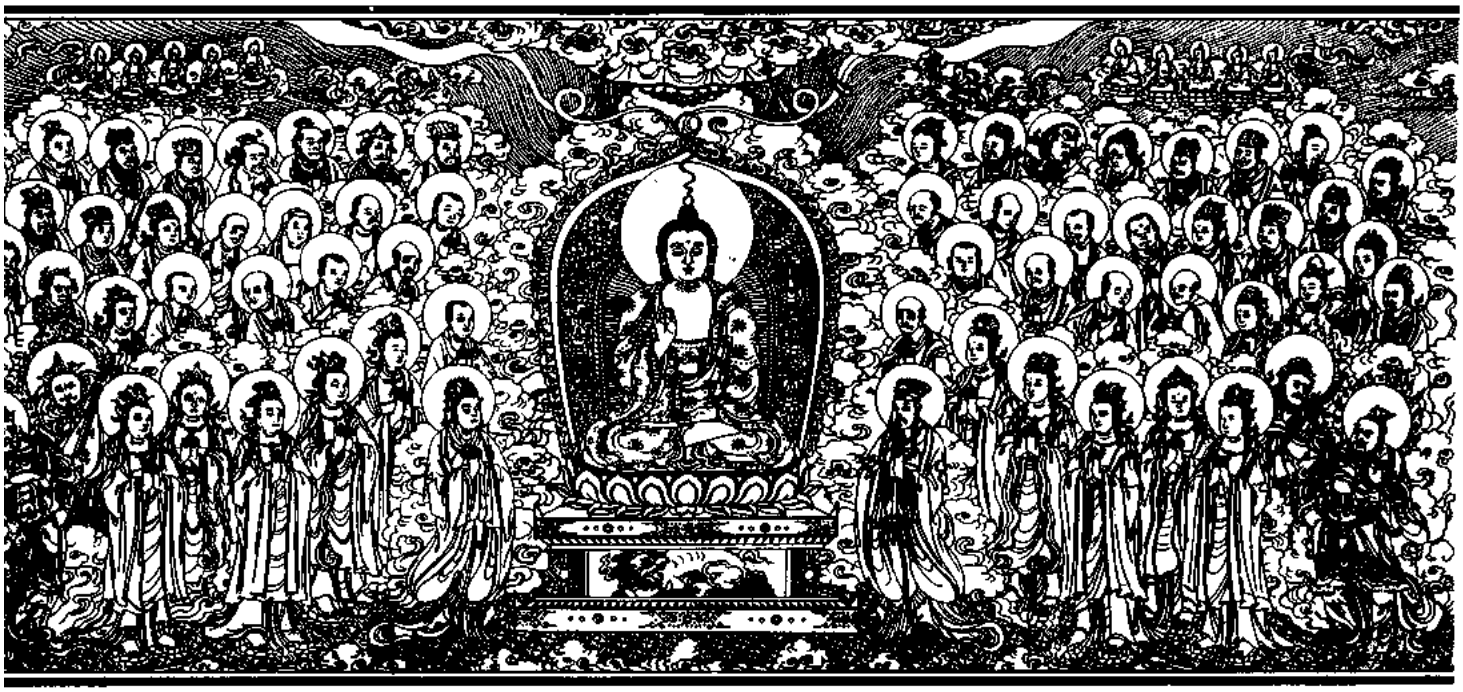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

音釋

惲於粉切 秘胡雞切 昤玨昤良郢切玨古岳切 瑋羽鬼切 嶼似與切 斌甲民切 璘力珍切 鄜方朱切州名 潯士山切潯溔水流聲 瀑清木切飛泉也 淥盧谷切水綠色也 醶魚念切味厚也 擭屋號切 瞥楚黠切與察同 搕克盍切 梆丑林切州名 磴徒亘切 嶸在丸切嵥五丸切嵥屹山貌 鴐以專切鴐鳥也 櫳盧紅切牢也 鍵渠偃切關鍵也 糝桑感切米粒也 蝨魚豈切與蟻同 耽丁含切耳垂也 聃大垂也 髧步崩切髮 豽古牙切乾瘡也 飼詳吏切餧也 焚蒲北切婞直失人也 蜯都計切蜯蜯多貢切蜯蜯短也 蜿於袁切蜿蜒虹也 諠烏含切鷳鷯也 宕徒浪切 揲他狹切擸也 擂盧對切擊鼓也正作擡



清刻龍藏佛説法變相圖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一

宋 沙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録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沖奥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禄和尚　天台國清師静上座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録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彦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實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太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玭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大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怱禪師法嗣五人 三人見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
筠州洞山龜嶺禪師
溫州景豐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 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沖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倚子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青一）玄沙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爲當只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箇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什麼揀箇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鴉也是聲何不那

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麽處得聲色來會麽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什麽人恁麽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麽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麽點胷若論殺盜婬妄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麽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麽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麽身曰恁麽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纔坐有一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什麽師曰什麽處遇一佛曰恁麽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

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因請保福齋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師翌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箒爲什麼不讚歎（玄覺云一般竪起拂子拈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道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什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法眼云著天著天）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從僉上座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僉歸師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僉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僉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

落在什麼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閩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

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謚曰眞應禪師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世住亦曰中塔泉州莆田人也龜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方

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脚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眞實師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拨揬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這懵懂漢師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髑髏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這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

猶暖在師唐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絶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儱侗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青一)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兎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儱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為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慵憧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折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大閩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

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瑤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眞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閻黎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眞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爲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

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毛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沖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曰人人具足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麼即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聞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閻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兜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頴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

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刳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曉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待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呵耶耶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擲之清豁沖照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栗豁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撝曰去那下啜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豁雖承指喻而後於睡龍印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曰未陞座先於座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

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

若道法皆如幻有　造諸過惡應無咎
云何所作業不忘　而藉佛慈興接誘

時有小靜上座答曰

幻人興幻幻輪圍　幻業能招幻所治
不了幻生諸幻苦　覺知如幻幻無爲

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青一）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劒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劒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

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後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師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趁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入師上堂云癘病之藥不假驢駄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

僧問承聞慧覺有瑣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眞要初結庵於虔州丫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

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閻黎入衆曰淺問古人拈槌竪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劒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劒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眞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延平屬劒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璵宗一禪師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

青一 十九

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撲實免得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

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鬧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青一）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

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諸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酸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青一 王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僮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恁麼即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鬧黎到百丈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剎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何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

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門超覺後焰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表二）（二十二）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峯文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玭禪師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青一）（二十三）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視左右曰忠謇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又曰大衆

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爲人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麽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麽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麽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麽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麽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麽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麽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麽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

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因爾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

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
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
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
蘗山受業於長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
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
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
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
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
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
得不疑不惑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
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
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
大衆作什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
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古一）（二十五）
因騎馬有僧問師既是鐵脚爲什麼却騎馬
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有
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爲什麼却爲尊宿師云
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
云此箇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
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
出家詣峽山觀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
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觀汝上

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歷諸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伏豹師因此發悟立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僚吏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禪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什麽師又曰還會麽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帀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爲衆涉于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漳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劒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

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爲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爲什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持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則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

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　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寒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眞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捲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眞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自爾遊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纔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口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這漢乾祐二年已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陞座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叫

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更舉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黎且作麼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師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猶來返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即人天不謬慇懃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覇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胷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問白浪

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宇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略虛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斑蛇黃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黎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覲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門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閫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謐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

和氏幼不染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眞趣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屐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鷄足山卧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綿綃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琛丑林切 琚他勞切 稜魯登切 訥內骨切 玭蒲眠切 瓖公回切 忩方俱切 迪徒歷切 韜土刀切 甄別居延切 別并列切 甄別明辨也 貯展呂切 積也 摐初江切 撞也 蚯蚓去鳩切 蚓蚯余忍切 筋遍俱切 攪古巧切 動也 替他計切 代也

慒懂慒七肯切懂多動切慒懂心亂也 瘡瘡於金切瘡烏下切瘡瘥病不能言也 璿璣璿似宣切璣居衣切璿璣運轉器也 垠疑巾切崖岸也 剔他歷切所咸切挑剔也 杉木名 晤五故切對也 豺士皆切狼屬 剖坼剖普后切破也 坼丑厄切開也 馴似均切順也 餐七安切食也 剖坼剖普后切破也 瘥楚懈切病也 朴普角切質朴也 丫於加切 匾青一

劈普擊切破也 檐匾俾緬切檐都濫切 沸方未切昌栗切涌也 叱呵叱也 撰食列達協 澆潑澆古堯切潑普活切注曰澆散曰潑 塢安古切山阿也 謇居偃切言難也 賽先再切報也 籟落蓋切孔竅也 闡于歸切宮中小門也 闡如教切不靜也 蘗博陌切皆曰籟 攝房玉切攝頭 攝漆紗帽也 咬五巧切噬也 拓闥各切斥開也 掣昌列切拽也 殟

咬五巧切噬也 拓闥各切斥開也 掣昌列切拽也 殟 牛倨切拒也 咬五巧切噬也 勁居正切健也 莞合版切小笑貌 玷都念切玉病也 撞直降切擊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青三 一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迥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溫州佛嶼知默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一十九人見錄
泉州招慶省僜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
福州昇山柔禪師　福州枕峯和尚
朗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睦州敬連和尚　潭州谷山旬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後衡嶽金輪和尚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　二十五人見錄三十六人見第二十三卷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淨法章和尚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廣州華嚴慧禪師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魄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
廣州黃雲元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韶州舜峯韶和尚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洒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劒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墜鴈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悋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麽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僧曰恁麽即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麽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有頭有擔胝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麽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

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僧曰既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遁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爲寶囊內眞金賜一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覩看州縣參尋名山聖迹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剎亦與證明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草堂

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鷄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

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劒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青二）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六）師下堂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

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麼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彦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真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真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什麼明真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趯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蹋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絶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恁麼即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筯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船

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

來年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　燄灰散四林

勿占墮那地

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即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語師皆酬答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興聖滿禪師師上堂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炟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

覿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答冥符一日保福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也是橫身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後住招慶初開堂陞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恁麼即一機路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拊掌得麼僧曰恁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僧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嘆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略虛諸人本

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青二

青三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十

十一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惱僧曰恁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僧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棣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棣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爲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

梵王請佛蓋爲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爲什麽不施行師曰什麽處去來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麽處屈汝僧曰恁麽即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撿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龍溪一派晉水分燈萬安臨筵如何指示師曰作麽生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麽生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朝萬安顯揚人天側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麽僧曰恁麽即五衆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衆且置仁者作麽生問久處幽寞全身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麽曰恁麽即禮拜隨衆上下師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問諸佛出世振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青二）（十二）何汝恁麽道僧曰恁麽即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冷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其甲惜口喫飯

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痒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後立

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汙大衆好問諸佛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箭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師上堂曰諸言優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爲什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有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

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麽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麽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麽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麽曰恁麽即羣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冇霞燒木佛意作麽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麽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漳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麽師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麽生驗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

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鍾

朗州梁山簡禪師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還是不聞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劒師曰塵埋牀下寢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蕚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曰恁麼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學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恁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陽靴搔癢

潭州延壽寺慧輪大師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祗待師曰黃蘗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道山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興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有語具如庵主章出焉）後參睡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清豁闍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

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遺偈曰

世人休說路行難　鳥道羊腸咫尺間
珍重苧谿谿畔水　汝歸滄海我歸山

即往貴谿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盤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

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即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無對（雲門和尚聞之乃云須是他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如是會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告寂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師上堂示

衆曰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發後如何師曰旛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軒問已事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掛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這箇爲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謂衆曰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作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

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掛問如何是眞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利鈍師曰西天打鼓樓上擊鍾問如何是南臺境師云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眞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諦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眞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嵋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曰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

王劒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蟠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敎不殺又違王勑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箇話曰爲什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險夷乞師垂半偈

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起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陞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即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躂爲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阜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
直饒巧說千般妙　不是漚和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王劉氏問如何是禪師師乃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什麼鑒石師曰金山鑒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什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墻見角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衣師號又得也更要箇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僧問太子初生爲什麼不識父母師曰逈然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顯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脩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爲什麼却去曰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

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麼生師住後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師將拂子遺

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遵州地藏院慧茲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爲什麼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諲禪師師上堂僧問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帝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眞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即不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什麼趁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搕搥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青二）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法身（二十四）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

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為什麼於此分輝雲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僧正入師方丈乃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僧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即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蝦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

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

青二

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

青三

西來意師曰蹋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哺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

青四

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實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

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二

音釋

嶼烏到切　澄都鄧切　瀛音盈　麓盧谷切　顥下老切　諱音因　煦香句切　毳充芮切　氈陟離切　氍丘交切　璞匹卜切　核下革切果中實也　莆音蒲莆田縣名　摑古獲切打也　峭七肖切峻也　峙音時山池爾切山屹立也　恙餘亮切病也　偵丑正切　瞌苦合切　忤五故切逆也　羚音零獸名　皴側救切　摻所斬切執也　秘彌蔽切神也　齧五結切螫也　撥蘇遭切手爬也　瘁余兩切痛也　蒐狹櫚切菜名　靴許戈切有勒後也　箸遲倨切與筯同　靸祖猶切　炟當割切　赫呼格切　覩古候切　淹菜也　槭其月切　嗄厄芥切　苧直呂切　蠚魚紀切蚍蜉小者　榛側詵切木叢生也　粲先達切放也　膟腥桑經切　膢蘇遭切　抹莫割切　躂他達切　趹音吉協切　卍萬音部權之短者　塑桑故切土像物也　銖朱切十二黍重曰銖　咈噀咈子答切入口也　噀徒濫切食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青三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二十六人見錄

南嶽般若啓柔禪師　筠州黃檗法濟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大師　信州康國耀和尚

潭州谷山豐禪師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朗州溆潞璘和尚　筠州洞山清稟禪師

蘄州北禪寂和尚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秉和尚　潞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燈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廬州北天王微禪師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江州慶雲真禪師

筠州洞山凜禪師

韶州雙峯慧真大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

廣州大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橫龍和尚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鄂州黃龍晦機大師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一十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弁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漢州綿竹縣定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青二

安州穆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八人見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鄂州大陽山行中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青三
鄂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暐禪師
京兆大秦寺彥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潭州雲蓋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良供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慧度禪師
撫州曹山義崇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
漳州保福和尚
洪州翠巖師陰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南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廬山歸寂寺澹權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蘊和尚　壽州泊山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

歸宗寺巖密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秘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雲居山住緣和尚　雲居山住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

荷玉山福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

洞山敏禪師第五世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

洪州大寧神降禪師
澧州藥山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益州崇眞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青三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眞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

雄州華嚴正慧大師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

青三

五

四

益州聖興寺存和尚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

含珠山璋禪師

第二世含珠山偃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陳州石境和尚

中同安志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荊州上泉和尚　廣德周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
鄧州羅紋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
西川德言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六人見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潭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舒州香爐峯瓊和尚
京兆盤龍山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鄧州大陽山堅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
大明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虢州盧氏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青三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
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
邛州碧雲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青三）問如何是十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偈曰

妙哉三下板　諸德盡來參　既善分時節
今吾不再三

師次住荊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杖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曰楂渡雲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甚時離彼師曰去年八月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於此大悟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即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趯趚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

字街頭石師子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冠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罪不重

青三

科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有無雙泯權實兩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里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椰栗水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責棗團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只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冰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青三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即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九

潭州谷山豐禪師 亦住興元府普通院 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師上堂示衆曰後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纔有僧出師便打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如何醻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貌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

天地指前徑　時人莫彊移　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優遊人也姓李氏幼禮中峯院鴻謚爲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嶽參惟勁頭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問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

青三

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卧雪深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曰纔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

峯師曰真聲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分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麽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麽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麤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嚮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麽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箇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有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青三）僧問藥嶠燈連師（土）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

衆去四灼然師曰踔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麽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麽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劒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擄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麽則謝師周旋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絶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餅渌水安窻下便當生涯度幾秋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麽即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師曰燒瓦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麽即禮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麽生曰恁麽即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鋒時如何師曰落在什麽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麽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爲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

蕭然獨處意沉吟　誰信無絃發妙音
終日法堂唯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

時有朋彥上座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青三 十四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晦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瑠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青三 十五

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麽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麽人得師曰待海鷗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再三囑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閻黎口裏著到得麽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絶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沉光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攸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俛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教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麽出來衆無

出者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　應須眨上眉　從茲出倫去
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
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
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怎麼
生曰如何是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
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
脚蹈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
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
匣曰便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
爲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周廣順元
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後改名奉先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
李氏至洪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
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陞堂辭衆安坐
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
遺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
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
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
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上以手指壁
畫問僧曰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
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
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
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
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
去也清上座舉仰山揷鍬話問師古人意在
叉手處意在揷鍬處師曰清上座清應諾師
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

座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巖雙巖長老親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黎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牀拈起淨餅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餅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

禪者盈于堂室師謂衆曰希逢一箇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趯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眨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齩得著是好手問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僧纔上法堂乃舉拂子却撊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劒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國泰琇和尚古人

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竪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胷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陁去師乃棒趁出師別有頌示衆曰

明招一拍和人希　此是眞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　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

驀刀叢裏逞全威　汝等應當善護持
火裏鐵牛生犢子　臨岐誰解湊吾機

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

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作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闍黎喚這箇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棲泊數載後因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

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劒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照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師曰然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　石火電光須密布
假饒烈士也應難　懞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覓曰掛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鷲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

解擘當胷箭　因何只半人　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

匡山路　匡山路　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　一句分明超佛祖

又有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眞白牛　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　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示衆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曰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

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住郢州大陽山爲第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
四祖山爲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
吾年八十八　滿頭垂白髮　顆顆鎮雙峯
明明千江月　黃梅揚祖教　白兆承宗訣
日日告兒孫　勿令有斷絕
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

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師第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爲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僧出師亦出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堦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

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青二 青二十五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縈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秘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青三）（十）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第一世住）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戒契緣於雲居懷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基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第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閻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雪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僧曰爲什麼無師曰（青三）（十七）閻黎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成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問廬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真禪師師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隣庵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禽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起一指曰法眼別云還有也未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青三二十八命畫工寫影備香薪焚毀收遺骨塔于巖之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翁車

關隸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界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

雪後始諳松桂別　雲收方見濟河分
不因世主教還俗　那辨雞羣與鶴羣
多年塵事謾騰騰　雖著方袍未是僧
今日修行依善慧　滿頭留髮候然燈
形容雖變道常存　混俗心源亦不昏

更讀善財巡禮偈　當時何處作沙門

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爲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坼裂連堦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瘞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感召檀信重修補嚴飾迨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沈二眞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

跨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盤陀石上栽松柏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第二世住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掛燈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拜善不調弓箭透二江口問如何是佛

青三　二十一

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第二世住初謁廣德義和尚作禮而問曰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闠堆堆覩者希師曰恁麼即酌水獻花也曰忽然雲霧霽闇黎作麼生師曰采汲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萬古松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鷲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得無間業師曰猛火然鑪者箇佛喋師因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埽根　四平八面不言論
他家自有眠雲志　蘆管橫吹宇宙分

前隨州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

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竪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榜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第二世住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

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
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
青三 三十二
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
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曾住唐州天目山 僧問古殿無
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隨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 第三世住 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踈山之
孫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師曰空中收不得
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
麽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
默是說不是說師曰暗裏石牛兒超然不出
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作什麽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
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
青二 二十三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什

麼爲眞師曰你什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師曰無木掛千金曰掛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龜解道前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第二世住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曰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筠爲贊切　璘離珍切　斸渠之切　泏歷德切　徽許歸切　郢以井切　鄂五各切　發亡遇切　弇姑菴切　柳癡林切　諤五各切　惲紆憤切　嶼象呂切　虢郭虞切　龕枯含切　邛渠容切　楂鉏加切　甕烏貢切　怎子叶切　恁麼恁汝鴆切麼莫果切　峴胡典切　青三　撮麤捐取也　蝦蟇蝦胡加切蟇莫加切　髑髏觸徒谷切髏盧侯切觸髏也　肘臂節也　謚彌畢切　稔如甚切　槌直追切　聳息拱切高聳也　嵐盛含切山氣也　嶔徒冬切嶔鼓聲　跨跳跨蒲沒切跳他弔切　樗蒲樗丑居切蒲薄胡切樗蒲博戲也　蕃甫煩切　剏初亮切始造也　蹯尼輒切古本切轉也　濺子賤切激起也

恬徒兼切靖也 奮迅奮方問切迅息晉切 淦古暗切 眨側洽切目動也 蹈徒到切踐也 謚神至切誄行易名曰謚 汰他蓋切 插鍤插楚洽切鍤此遂切畚鍬也 鷁趡鷁弋照切鷁鳥也趡丑刃切逐也 齩五巧切與咬同 莖胡耕切 擲直炙切拋也 癖古隘切公舍也 疼徒冬切痛也 拏女加切攫也 攫居縛切持也 拶子葛切 瞥普蔑切過目也 驀莫白切 湊倉奏切會也 摳苦侯切挈衣也 喘昌兖切疾息也 賺直陷切錯也 瀏力周切 覿亭歷切見也 擘匹亦切 跨苦化切足過也 寨士邁切柵也 纏龍都切布纏也 擻郎計切正作擻於罽切埋也 羿研計切有窮后羿也 閻閻胡閒切市垣也閭 踵主勇切胡對切市門也 蹱澄應切繼踵也 瞪直甲切視貌 啑食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青四）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一）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忙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漳州保福清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眞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潭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録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録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潭州道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九人七人見録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録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衡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調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録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鄜州白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耀熱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府大朗和尚　潭州新開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浮衆寺歸信禪師法嗣

漢州靈龕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

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邏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麽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遑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眞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麽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麽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麽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麽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衆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麽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麽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麽經裏有恁

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

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覩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覩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踈試裁斷看問洪鍾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

宇什麽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麽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麽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麽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麽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麽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儒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

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

青四　八

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祇對爲什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　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道悟空好語法眼須有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座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知上座平生眼　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

青四　九

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目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寮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曰是眞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不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明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

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

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師）慧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叙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眞

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曾住鄧州谷口）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所留修曰箕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箇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猗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猗渙然省悟（猗後住天平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章述之）後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麽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王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麽百鳥啣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麽不啣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麽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麽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麽作諸佛問兩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道什麽曰恁麽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麽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鞾每晒同參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徃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鍾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絶告寂

時國主聞鍾登高臺遥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憮然却迴地藏地藏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什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歲豐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人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

南臺靜坐一爐香　亘日凝然萬慮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濟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這箇便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絶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悭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絶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抵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亥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却有衆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禀

具探律乘閱大藏終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顥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顥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

青四　十八

今年六十六　世壽有延促　無生火熾然
有爲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　一時俱備足
及期日誡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些子問曰恁麼即法雨霑霑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鵝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忙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為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為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為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匡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悋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鄧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二十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旛幀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廬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闍黎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兎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

二十一

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葷血髮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逵疑師江表諜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逵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峯下結茅為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　免教和氣有親踈
誰知道德全無用　今日為僧貴識書

時州牧閱之（音四）與僚佐議曰梅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三）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七茶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

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僧曰有髭即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旛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却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澡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覺齋師曰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龐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烏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開堂曰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

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檜樹夜又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雜次有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為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從上宗風不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路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眞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這箇堦梯眼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伏哉龍象蹴踏濶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絶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為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為主師

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霑羣生有賴
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
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世第九住）後住江陵延壽僧
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
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
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
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
扶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
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
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觸髏
前鄂州黃龍晙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
如何師　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
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釘
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
如何師曰問汝金翅疾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
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
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
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

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飣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劒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鷂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劒輪

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拶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謊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七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絶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　天然師子機　頻呻出三界
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劒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容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㘑地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鷂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劒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第四世住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劒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

舐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爲
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僧曰如何理會師
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
得法於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
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
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
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
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
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
幼習儒學絶無干禄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
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
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
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
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
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比隣
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偏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讒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俗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羅掌內聲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聞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堵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什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　格外人難和　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　何須塔廟新　有人相肯重　來襲衲全眞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

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

忙公在胡改二切勛許云切鄭莫候切邐迤邐力紙切迤演爾切邐迤連接也翕許汲切合也簏呂支切十毫爲簏睡中有言也憒房吻切憑也猗於其切戲望發切足衣也哂式忍切西笑也覷七慮切伺視也濬私閏切深也釘丁定切釘餌也霑霑普鄭切霑霑徒何切霑大雨貌鴉赤脂切與鴟同粘女廉切相著也膩女利切肥也幀猪孟切畫繒也閃失冉切閃樂書藥切辛菜也葷許云切葷辛菜也髻亂髻徒聊切垂髮也諜徒頰切諜者細作今謂之諜初覲切毀齒也髻側革切側狹也撚髭撚乃殄切以指撚物曰撚髭即移切口上須也攏奴冬切攏職緣切聾也佇直呂切久立也拗於紋切拉折也擔簦擔丁含切負也簦都滕切笠有柄者櫻子紇切櫻櫚木名梔章移切梔子黃實可染鎌力鹽切鎌鍥也刮古滑切削也炮蒲交切多也帔披義切帬帔也詖詖古況切欺也呿許后切張口聲觖祁欺切觖觸也窺缺規切小視也裨賓眉切裨接益也謗讀徒讀切痛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宋 沙門 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天台般若敬遵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疎山曰百帀千重是何人境界疎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什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疎山駁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氷釋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覇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杞寖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師上堂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

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旛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即絶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檣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爲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絶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即大千

同一眞如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什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即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絶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絶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簡辯如懸河只成得箇顚倒知見若只貴答話簡辯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簡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示衆曰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開堂曰示衆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

暫下高峯已顯揚　般若圓通徧十方
人天浩浩無差別　法界縱橫處處彰

珍重師陞堂曰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

既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諸上座又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麼處學云恁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霑恩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

云顛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麼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什麼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

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麼即見聞路絶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絶擇一切言語絶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絶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

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恁麼即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

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上座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絶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假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昔日迦葉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云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即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即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聲

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二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眞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嗣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色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

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脚根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久立珍重第十一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覩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堂有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時復舉一偏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敬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境靈蹤覩者皆羨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

適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觳觳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

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鄱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閻黎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卓庵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强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

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青五）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十三）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峯即今在什麼處（法眼別云即今是成是壞）衆皆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彌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朵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

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佛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閘黎七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只者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兎角解落諸上座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竪拂還當

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總來這裏立作什麽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莫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麽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麽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寂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麽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即有質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麽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問如何

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徙家于宣城纔丱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已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憮然無對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

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

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斡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

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仔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道血脉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

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即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即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其甲親離福州師曰恁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女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詣臨川謁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

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眞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麽却不會去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麽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麽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麽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麽問文殊仗劒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劒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麽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一日大衆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麽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麽即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蔬飯無可祗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眞心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眞箇不壞便起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

恁麼即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綿綿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如何是巔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巔山巖崖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

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麽曰不會師遂有頌曰

摩訶般若 非取非捨 若人不會 風寒雪下 青五 二十二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佛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 青五 二十三

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意作麽生還說得麽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毫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毫皎皎地現無絲頭鬚礙古人道但有纖毫即是塵且如今物象歷然地作麽生消遣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麽會大沒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工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已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眞而不通

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深領麽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麽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麽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實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道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掀鉢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法爾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麽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青五）來人師曰汝且作麽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道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書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

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寂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眞則一空絶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問國王再請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即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鈞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邁俗依普救寺杲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炤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已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衆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攙擬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

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麽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麽入曰恁麽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麽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麽即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麽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棲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宴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諸上座還會麽儻若會且作麽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麽生不會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淨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座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麽一時禮拜師便陞座良久曰爲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處麽僧問如何是雙

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也久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幢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

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

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已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麽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後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麽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麽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麽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爲

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麽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麽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强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麽生是化城不見古道導師云寶所非遥須在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麽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關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麽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千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

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尋於浙右水心寺掛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山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謂衆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疑

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絶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爲月耶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爲第四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什麼生會不作方便

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麽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麽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麽曰恁麽即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麽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麽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觀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觀取如今坐地還觀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立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陞座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麽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麽便散去若有作

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眞如院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麼將供養眞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照明禪師披剃尋參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淨慧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十一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衆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

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祗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聞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即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徃徃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座各各事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只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座要心空麼但且識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不患聾也二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病僧又莫是渠自代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

不要三乘要祖宗　三乘不要與君同
（青五）
君今欲會通宗旨　後夜猿啼在亂峯
（三四）

師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

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即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即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眞讚曰

眞兮寥廓郢人圖艘 嶽聳雲空 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眞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于諸方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上座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剎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即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即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

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僧乞兎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兎

無對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無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

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學頗衆師上堂衆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贊居士未審居士受贊也無若受贊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贊文殊不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箇衲僧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贊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

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曰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不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眞行脚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表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表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表不測其言翌曰師不疾而坐亡壽七十有八表長史建塔于西山

盧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戒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

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汾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即去要住即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汾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娠失人切懷妊也誕徒案切誕生也遁徒頓切扶訪切無知意也鍵巨腱切關鍵也顛魚豈切至也迄許訖切持也櫓棹櫓郎古切棹直教切析先擊切分析也

滲所禁切下漉也剩實證切餘也蒂都計切根本也甚職深切甚酌度量也殼胡谷訖二切嵓盧昆切嵓嵓古渾切嵓嵓岳也隕于敏切墜也鄞縣名疑巾切嶷鄂力切山貌啖徒紺切食也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振舉也弈羊益切赫奕明盛貌丱古患切總角也斡各旱切脞形定切脚脞也鳧房夫切野鴨也釵釧釵楚皆切釧尺絹切駢蒲眠切駢闐徒年切駢闐衆盛貌哆丁可切哆開也颺颺余章切飛舉也攲掎攲莫結切掎私列切攲掎不方正也幢猪孟切張畫繒也墮徒果切墮落也嶞堅堯切嶞嶞不平也嵲屋郭切嵲嵲危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青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

青六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一十三人見錄）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杭州奉先法瓌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荊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荊州護國遵禪師　廬山歸宗師慧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洪州舍利玄關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洪州禪谿可莊禪師　潭州石霜爽禪師
廬山佛手巖因禪師　江西靈山和尚
金陵保安止和尚　昇州華嚴幽禪師
袁州木平道達禪師　洪州大寧道遵禪師
楚州龍興德寶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聳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寶慶庵道旨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河東廣原和尚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法嗣

報劬第二世仁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二 青六）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法駕禪師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第二世黃龍和尚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三十人見錄）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温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朋彦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鴈蕩願濟禪師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螣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青六）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三）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處先禪師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越州雲門重曜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大禹榮禪師　越州地藏瓊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杭州龍華紹鑾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黙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越州大禹自廣禪師　婺州黃墓師逸禪師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
常州齊雲慧禪師　常州雙嶺祥禪師　洪州觀音眞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洪州大寧贊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杭州千光王環省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嗣九人　八人見錄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青六　四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饒州北禪清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盧山棲賢慧聰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
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杭州朝明院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
高麗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胡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
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師勘僧云如來堅密身
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
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師侍立次見淨慧問
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淨
急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
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
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
氏自淨慧印心遂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
福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只這便是麽師曰

縱未歌往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　鷗鷺行行立　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衆曰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嚢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曰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什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世住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昔時榮壽今日

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眞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也是虛言

卷六 十七

高麗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蜘蝥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第十三世住師初上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爲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

麼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事師曰大衆證明問香煙起處師登座未審宗乘事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

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

何是天平師曰八四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麽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臨安朗瞻院落髮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尋往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麽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特地申問是什麽意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闍黎今日離什麽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禮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清涼得法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刀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

偈曰
剎剎現形儀　塵塵具覺知　性源常鼓浪
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頓惡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得旨剌史陳洪鈺請開堂住持隆壽第三世住上堂謂衆曰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揷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

喧喧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箇消息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師指示未審法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一樣輝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大陽家風師曰滿餅傾不出大地無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掛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陝府鐵牛人皆嚮卞和得玉至今傳問如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華師曰出戶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華師曰杲日當天後烏雞出戶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曰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類尺鷃巢于衣褶之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記初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咸平元年賜師上額曰資聖寺師上

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師有偈曰

青六　十三

欲識永明旨　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録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七顚八倒曰恁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即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貴六）

（十四）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絶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

（貴六）

（十五）

患有宿疴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吳越國王嚮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玄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學善財禮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爲法行脚實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青六）參學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當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爲（十六）

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境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固辭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頤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嗣第三世住師上堂曰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達禪師紹安第四世住師上堂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市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閙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侯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吳越忠懿王嚮德命闡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

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眞佛如何是天眞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

汝問西來意　且過這邊立　昨夜三更時
雨打虛空濕　電影豁然明　不似蚰蜒急

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什麽處見迦葉來曰恁麽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四十四既闍維而舌不壞柔軟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奥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徧行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鼙鼓萬戶齊窺曰恁麽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問學人作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温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著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麽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有頌示衆曰

今年五十五　脚未踢寸土　山河是眼睛
大海是我肚
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濟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發明玄奥乃住鴈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麽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即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麽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麽即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

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剏塼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卅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驚倚雲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

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歸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螳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

问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即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師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只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溫州白鹿人也姓鄭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住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耒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剎剎盡毗盧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師一日坐妙善臺受大衆小參有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師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歸寂預告門人致書辭同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師乃頌曰

功臣家風　明暗色空　法法非異　心心自通

恁麼會得　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保安院示滅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初開堂陞座時有極樂（青六 壬吉）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

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青六　三五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閩强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贊本師海衆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　尋改名六和寺後太宗皇帝賜號開化　延請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即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

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

不是嶺頭攜得事　豈從雞足付將來
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爲君裁

師說偈付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闍黎輒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師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寐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曰龍華這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已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已眼曰如何是自已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

秋庭肅肅風颼颼　寒星列空蟾兎高
搭頤靜坐神不勞　鳥窠無端拈布毛

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別録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歲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清寺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導以非風旛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内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雠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雠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從乃述頌三首一非風旛動仁者心動頌曰

非風旛動唯心動　自古相傳直至今
今後水雲徒欲曉　祖師眞實好知音

二見色便見心頌曰

若是見色便見心　人來問著方難答
更求道理説多般　孤負平生三事衲

三明自已頌曰

曠大劫來祗如是　如是同天亦同地
同地同人作麼形　作麼形兮無不是

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衆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

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脩羅界人界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二三又作麼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這裏爲你等亂道還得麼於這箇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箇甚人彼此出浴勞倦不妨且退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箇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眞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什麼說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

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知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箇答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下處

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昏唱禮了僧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等運為且作麼生說箇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箇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人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輭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為復唯是你等心為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為什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

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晝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答云也只是如晝師云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師常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祕閣如晝特賜紫衣

卷六　二十二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卷六　二十三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璟省禪師溫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

空降開口吞之自是脩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城永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衢州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帝改賜寶雲寺額）請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莫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衆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劒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眞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青六 三十四）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上座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麽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巍巍實相偏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麽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

偪塞虛空爲什麽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麽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麽即不密也師曰見什麽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閻黎借問曰借問即不無家風作麽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世住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麽若自信得各自歸堂參取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什麽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麽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有什麽交涉曰道齊只恁麽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畣開師曰汝擬去什麽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麽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

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此不繁録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聲鍾集衆維那白云衆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麽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麽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令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其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裏無風浪起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麽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撫州明水院受具遊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山之金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陞座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麽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陞座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為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座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僧舉南泉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瓶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世住）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

雲蓋鎖口訣　擬議皆腦裂　拍手趣玄空　雲露西山月

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即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師曰一瓶淨水

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閣維建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錢仁奉禮重請揚眞要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漪於其切　昱余六切　璡即刃切　瀙胡谷切　蜘蝫蜘資悉切蝫落蕭切蜘蝫蟲名　靠苦到切倚靠也　銛息廉切　斫之若切斬也　繒繯繒疾陵切帛也　繻汝朱切繻之涉切猶揖也　瀑蒲木切飛泉懸水也　灤鑵灤子皓切洗也鑵古玩切　瓶蒲經切瓶罄屬　稜盧登切抓稜也　塌託盍切地下也　殄徒典切絕也　脾胃脾頻彌切于貴切穀府也　躁則到切急進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棄于貴切棄也　閣維梵語也此云焚燒闍時遮切　僖虛其切　剡時染切縣名　攜戶圭切提挈也　颺颺風聲　搘章移切拄也　蘭魯衣也　撿諸協切撿提也　漱蘇奏切漱蕩口也　塊苦怪切

戚承正切晡博孤切申時也偪塞偪彼側切迫也塞蘇則切滿也倮郎果切赤體也畬羊諸切以火燒治田也酷苦沃切極也餌忍止切食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青七

宋沙門道原纂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陵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者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天監十三

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輭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鍾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提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勑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嵩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年正

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昺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敕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昺告白昺投大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昺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二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

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衆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

傾捨爲群品　奉供天中天　仰祈甘露雨流澍普無邊

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陳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猒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愼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

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徧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閑禪師有徒數百開禪師如因肯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遂遥禀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寖繁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上齊

天保中領徒南邁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

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真相
獨行獨坐常巍巍　百億化身無數量
從令偪塞滿虛空　看時不見微塵相
可笑物兮無比況　口吐明珠光晃晃
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

天不能蓋地不載　無去無來無障礙
無長無短無青黃　不在中間及內外
超群出衆太虛玄　指物傳心人不會

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

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青七）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咷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輭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隣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恍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

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闍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揵椎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師爲帝立法名號總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法譬複一也名以召體體

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通無生別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聲殫其致（四正三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假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兒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蠕蝡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視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曰用不知必假言教外熏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隔暗證者）三觀行即佛

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凡內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隨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滥通具法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皂幘絳衣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力施主興師造寺寺成國即清宜號爲國清言訖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

方應前誌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嚴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璪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荆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

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殑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具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于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勑令就薦福

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耶曰觀音化身耶乾符中謚證聖大師皇朝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隣里驚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湏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湏卒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輭制贈司徒虢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

道什麽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方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閒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舂穀供僧閑則諷誦乃入廚尋訪寒拾

如下章叙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麽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耶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

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熠忽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厨內滌器常曰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箒又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胷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所食拾得以杖挾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逝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畧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腥鳩罪朕奴切罪感額皤腹出語無

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竪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

只箇心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　一切不如心眞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　閑閑究竟出家兒
若覩目前眞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　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絶多和　智者只明無學地
非凡非聖復若乎　不彊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清高稱道情
携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青目覩人少
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

彌勒眞彌勒　分身千百億　時時示時人　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現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見阿誰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勑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猒足王入大寂定王勑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罽賓國王秉劒詰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臂自墮

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玄覺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人

作主玄沙德麼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青七十九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菴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菴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菴主曰只在菴裏造箇無縫塔子上菴主曰其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就菴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帀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爲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真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

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謇（音西）（青七）速（二十）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隣房僧聞曰好一饌糞被兩顆鼠糞污却（玄覺敬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爲什麼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

四大元無主　五陰本來空　將頭臨白刃　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嘵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翔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什麼假船無對（青七）（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三）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

機和尚代云是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大章如菴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齩鏃意如何仰山曰齩鏃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青七 青七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迴歸去敢請流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實積經柔曰

既是沙門爲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問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總被螃蜞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這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婆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爺爺名什麼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順之子）僧問講彌陀經座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座主曰基法師道眞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濱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濱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傳識大師）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

定須吏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徵云只如此二尊師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吏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麼答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疑著這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閻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遇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洪州太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座（法眼代云不勞如此）青十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日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鄽教化以何爲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法眼別云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鼓山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去乃曰好與柱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鼓山柱杖賞伊罰伊具眼底上座試商量看）

有菴主見僧來竪火筒曰會麼曰不會菴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

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口曰咬殺我也相放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其甲（青七）（二十六）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顣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什麼却顣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竟乞歸去來食我家園葅如何是家園葅玄覺代云是你食不得法燈別云汙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人報菴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什麼義（青七）（二十七）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

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答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云那僧聞了忽然起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代云汝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雲代云只爲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柔代云太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寮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與猶未已

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青七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

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

跣 息淺切足親地也 擐 胡慣切貫也 識 楚譖切符識也 帽 莫報切 薨 呼弘切公侯薨曰薨 燋 燋即消切火傷也 濡 濡汝朱切水濕也 遯 徒困切隱也 輭 而兗切柔也 倕 是爲切 捷 疾葉切 鑪 胡切 韝 古侯切 落也 韝 治也 蒲拜切吠火皮囊也 菽 式竹切豆也 傭 余封切雇作也 眡 況于切 檮 陳留切剛木也 欻 許勿切猶忽也 墨 力軌切 黳 蒲歷切 墨黳 重也 檮 支義切 寘 置也 刪 所閒切除削也 怳 呼往切怳惚不明貌 疇 直由切 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義也 揵 椎 梵語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義也 揵 椎 梵語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義也 揵 椎 梵語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宋沙門道原纂

青八

諸方廣語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青八）禪師語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語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拄頭頭知拄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如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

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太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

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聖人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爭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前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醻損害無情不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量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量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穀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逈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猒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

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

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

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

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求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遥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爲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絶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眞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珎重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麼

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眞見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龔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問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問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初後何生爲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爲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

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即眞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諸法不出眞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

（青八）十

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

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珎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搖直庚切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檐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絶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

青八 十一

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悉麽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麽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麽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辯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這箇這箇

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已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閒須知珎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檐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已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

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有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攝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怛以段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

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座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

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爲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千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已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座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

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

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今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

帥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為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是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者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鍵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羅蜜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為

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爲已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剎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汚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

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汙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卧是道爲迷自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衆義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人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

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其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不自悟

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即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炊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

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

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其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汰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

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禄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

（青八　二十五）

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存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辯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知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

黎鏤湯裏煮煠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麽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逈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

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

教返本還源去幾箇麽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麽不道阿你尋常巧腎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

事兄弟今時人檐佛著肩上行闖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東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疑恁麼鬧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與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

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憒却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耶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乘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

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脣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青八）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為境曰既無為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為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

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復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旣非眞佛法身是眞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眞佛師曰法身是眞非眞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眞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旣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物佛法在什麼處這裏一千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這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麼時

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眞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麽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麽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約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眞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

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橛何以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眞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辜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色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

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鼓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在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

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子儼儼俠俠無些子威光感感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爲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是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這裏點頭道我眞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這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古佛爲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爲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空

也不由汝曰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眞實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作麼道他古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祕密不思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凡育聖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捏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恁麼即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以何爲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總是聲色名字若是佛法總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爲名三界如是崢嶸尚（青入）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爲去只爲諸人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眞妄外馳求强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鬧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便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光無口（二十六）

似紡車總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瘧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槌子搥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篦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黃三十七皮袋裏作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無事珎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脚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已東西猶未知向這邊那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胷襟仍爲他人注脚將爲自已眼目上座總似這箇行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

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旛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座點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纔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赫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

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愼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聖總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僧問遠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座若會得即是眞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眞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汾符分切　諗式荏切　瞬舒閏切目動也　捽之日切撞也　糅女救切雜也　聾聲公切耳病也　聵盧紅切目但有眹也　蠭蟻侯切蟻魚豈切　卓錐錐職垂切鑽也　鐮與鎖同　鑰以灼切鍵也　螺蘇果切螺落戈切蜆音顯螺蜆並蚌屬　筌此緣切魚筍也　蹄杜奚切兎網也　叡

俞芮切 穀胡谷切紵紗也 煠士洽切湯瀹也 蚊亡分切蚊無 蚕莫耕切蚕 耨火熟切徐廉切 爲物也又湯瀹 僦徐就切賃也 賃側界切遠負也 釘丁定切以 楔先結切內也 槷魚列切木橛也 孽先結切 僇莫結切 孽魚約切病疹也 嶸戶萌切高峻貌 崢鉏庚切山 嶸高峻貌 絆博慢切 絆錯 鷬呼格切 鷬雜 吵初爪切 吵初爪切

賺直陷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宋沙門道原纂

讚頌偈詩

誌公和尚大乘讚十首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歸宗至真禪師頌一首
香嚴襲燈大師頌十九首
筠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十八首
玄沙宗一大師頌三首
招慶真覺大師頌二首
潭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南嶽般舟道場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郢州臨溪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唐白居易八漸偈八首
同安禪師詩八首
雲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僧潤詩三首

大乘讚十首　梁寶誌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色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為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

身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求與眞理相踈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纔思覺時與夢顚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踈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舍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眞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猒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

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不解返本觀麪麪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已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求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返作荊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强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

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已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眞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青九 四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珠若著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踈親只是他家

染汙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 青九 五 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

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踈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

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晡時申學道先須不猒貧有相本來權積聚

無形何用要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珍饈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蕩蕩逍遙

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誌公和尚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祇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日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

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猒喧求靜猶如棄麪求餅餅即從來是麪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欲性空饑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顚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

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
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
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
通出入山河無閒顯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
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
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
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
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
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
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
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
非常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
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
無不恓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
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
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眞如佛像此人即是顚
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
眞道轉加鬪爭剛强心裏蚖蛇蝮蝎螫著便
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眞常死入
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
他轉更增他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
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
坐相爭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
尋常枯燥自已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

似無智愚人棄却眞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愛河不解眞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訶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翛然眞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顚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劒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焰本非其水渴鹿狂趣忽忽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吒吒

頌一首　歸宗至眞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絶　日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
不與物依怙　獨步四山頂　優游三大路
欠呿飛禽墜　嚬呻衆邪怖　機竪箭易及
影沒手難覆　施張若工伎　裁剪如尺度
巧鏤萬般名　歸宗還似土　語默音聲絶
旨妙情難措　棄箇眼還聾　取箇耳還聾
一鏃破三關　分明箭後路　可憐大丈夫
先天爲心祖

頌十九首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授指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
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
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
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僞一剎那通變異嵗戢
山石火氣內裏發焚巔嵗無遮欄燒海底法
網踈靈燄細六月臥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
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
置足法財具慙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
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
揚眉省來處蹋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
一生參學事無成懃慇抱得栴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　不定露形儀　語下不遺迹
密密潛護持　動容揚古路　明妙乃方知
應物但施設　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絶思量　根尋徑路長　因茲知隔闊
無那被封疆　人生須特達　起坐覺馨香

清淨如來子　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
飲不向無復安卧拗折弓箭蹋倒射垛若人
要知先去鈎錐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快
道
與臨濡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
眉示我因茲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
有意的出樊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
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警
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　虛中帶有無　却向書前會
放却意中珠
答鄭郎中問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
應機宜無自他宗訶起駿蟒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　音聲染道容　即時才妙會
拍手趁乘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　獨運何依賴　路逢達道人
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纔隨語會迷却神機揚
眉當問對面胷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　明明不知處　借問示宗賓

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　來來只麼來　有人相借問
不語笑咍咍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覺身愚　綠不帶心珠　開口無言說
筆頭無可書　人問香嚴旨　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　兩廊下行道　中庭上作舞
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
語呼召妙絕名邈巍巍道流無可披剥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爺孃　向下無男女　獨自一箇身
切須了却去　聞我有此言　人人競來取
對他一句子　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彀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
道唱和妙云獨脚
無心合道頌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　人無心合道　欲識箇中意
一老一不老
頌十八首　龍牙和尚居道
龍牙山裏龍形能世問色世上畫龍人巧巧
描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
不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
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
德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闘快龍舟雖然舊
閑於空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
是道空士一生相逢不易看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華猶似纏人蜂僧眞不
假居雲外得後知無色自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
得眞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头却成魔君今欲
得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
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
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眞宗爭如佛
是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
緣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
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
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燄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
因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
却方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
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

道易尋

頌三首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

玄沙游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辭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叟　那頓許咬咬音兜風起引箜篌
迷子爭頭湊　設使總不是　蝦蟆大張口
開口不開口　終是犯靈叟　欲識箇中意
南星真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未休　此箇從來觸處周　智者聊聞猛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二首　招慶省僜都陵切　真覺大師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　何須長坐始相親
遇緣儻解無非是　處憒那能有故新
散誕肯齋支遁侶　逍遥曷與慧休隣
或遊泉石或關闥　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爲先　澄濾身心漸坦然
瞥爾有緣隨濁界　當須莫續是天年
修持只話從功路　至理寧論在那邊
一切時中常管帶　因緣相湊豁通玄

明道頌一首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　勿以言宣　言宣非指　孰云有是
觸處皆渠　豈喻真虛　真虛設辯　如鏡中現
有無雖彰　在處無傷　無傷無在　何拘何閡
不假功成　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　俱爲脣齒
若以斯陳　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　無以見聞
見聞不脫　如水中月　於此不明　翻爲剩法

一法有形　翳汝眼睛　眼睛不明　世界崢嶸
我宗奇特　當陽顯赫　佛及衆生　皆承恩力
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　拶破面門　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　脫却根塵　其如不曉　謾說而今

覺地頌一首　南嶽惟勁禪師

略明覺地名同異　起復初終互換生
性海首建增名號　妙覺還依性覺明
體覺俱舍於明妙　明覺妙覺並雙行
妙覺覺妙元明體　全成無漏一真精
明覺覺明明所了　或因了相失元明
明妙二覺宗體覺　體覺性覺二同明
湛覺圓圓無增減　此中無佛與衆生
不覺始終非了了　不聞迷悟豈惺惺
是稱心地如來藏　亦無覺照及無生
非生非滅眞如海　湛然常住名無名

太虛未覺生霞點　豈聞微塵有漏聲
空漚匪離於覺海　動寂元是一眞明
由他二種成差互　覺明逐緣致虧盈
具含染淨雙岐路　覺明含處異途萌　差之不返名無覺　會之復本始覺生
性起無生不動智　不離覺體本圓成　本覺由因始覺生　正覺還依合覺明
性起轉覺翻生所　遂令有漏墮迷盲　遂令渾作賴耶名
無明因愛相滋潤　名色根本漸次生
七識轉處蒙圓鏡　五六生時蔽覺明　生老病死繼續行
觸受有取相依起　覺明含處異途萌　徇流浩浩逐飄零
業識茫茫沒苦海　不離覺體本圓成　一聲用處出三聲
大聖慈悲興救濟　遂令有漏墮迷盲　行身還約智身生
智身由從法身起　名色根本漸次生

智行二身融無二　還歸一體本來平
萬有齊含眞海印　一心普現總圓明
湛光皎皎何依止　空性蕩蕩無所停
處處示生無生相　處處示滅無滅形
珠鏡頓印無來往　浮雲聚散勿常程
出沒任眞同水月　應緣如響化群情
衆生性地元無染　只緣浮妄翳眞精
不了五陰如空聚　豈知四大若乾城
我慢癡山高屹屹　無明欲海杳溟溟
每逐旃陁憍誰友　常隨猛獸作悲鳴

自性轉識翻爲幻　自心幻境自心驚
了此幻性同陽燄　空花識浪復圓成
太虛忽覺浮雲散　始覺虛空本自清
今古湛然常皎瑩　不得古今凡聖名

入道淺深頌五首　郢州臨谿敬脫和尚

露柱聲聲喚　猢猻繩子絆　中下莫知由
上士方堪看　猢猻繩子斷　上士笑呵呵
露柱不聲喚　中流若爲見
猢猻與露柱　未免東西步　任唱太平歌
徒話超佛祖　語默玄妙句　不善本根源
我見匠者誇　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　第代稱揚許　我今問汝徒
誰作將來主

頌十四首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唯識唯心　眼聲耳色
色不到耳　聲何觸眼　眼色耳聲　萬法成辨
萬法匪緣　豈觀如幻　大地山河　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　同中還有異　異若異於同
全非諸佛意　諸佛意總別　何曾有同異
男子身中入定時　女子身中不留意
不留意　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

贍須菩提　青九

贍須菩提　貌古奇　說空法　法不離
信不及　又懷疑　信得及　復何之
倚笻杖　視東西

十九

街鼓鳴
鼓鼕鼕　運大功　滿朝人　道路通
道路通　何所至　達者莫言登寶地

示捨棄慕道
東堂不折桂　南華不學僊　却來乾竺寺
披衣效坐禪　禪若效坐得　非想亦何偏

經劫守開不出生死　爲報參禪者　須悟道中玄
如何道中玄　眞規自宛然
金剛經爲人輕賤章　詮云持經者證佛地也
寶劒不失　虛舟不刻　不失不刻　彼子爲得
倚待不堪　孤然仍則　鳥迹虛空　有無彌忒

思之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　色裏勿摩尼　摩尼與衆色
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　禪師庵　庵舊址　依雲嵐
獸馴淑　人相參　忽有心　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　法法皆爾　法爾不爾　名相眞軌
日煖月涼　海深山起　乾闥婆城　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　不免心中鬧　欲免心中鬧
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麽對不會
會與不會　與汝面對　若也面對　眞箇不會
青九　二十

庭栢盆蓮

一朵菡萏蓮　兩株青瘦栢　長向僧家庭
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　順時節　情有無　皆含悅
君要知　得誰力　更問誰　教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聳碧　漳水澄澄兮練色
對現分明有何極

八漸偈　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覩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

青九　二十一

曰

觀

以心中眼　觀心外相　從何而有　從何而喪
觀之又觀　則辯眞妄

覺

惟眞常在　爲妄所蒙　眞妄苟辨　覺生其中
不離妄有　而得眞空

定

眞若不滅　妄即不起　六根之源　湛如止水
是爲禪定　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　定猶有繫　濟之以慧　慧則無滯
如珠在盤　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　合而後明　照彼萬物　物無遁形
如大圓鏡　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　明則不昧　明至乃通　通則無礙
無礙者何　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　應念而變　變相非有　隨求而見
是大慈悲　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　大悲亦捨　苦既非眞　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　實無度者

詩十首　同安禪師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　心印誰人敢授傳
歷劫坦然無異色　呼爲心印早虛言
須知本自靈空性　將喻紅鑪焰裏蓮
莫謂無心便是道　無心猶隔一重關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　盡機爭墮有無功
三賢尚未明斯旨　十聖那能達此宗
透網金鱗猶滯水　回塗石馬出沙籠

慇懃爲說西來意　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迫迫空劫勿能收　豈爲塵機作繫留
妙體本來無處所　通身何更有蹤由
靈然一句超群象　逈出三乘不假修
撒手那邊諸聖外　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　菩提煩惱等空平
誰言卞璧無人鑒　我道驪珠到處晶
萬法泯時全體現　三乘分處假安名

丈夫自有衝天氣　莫向如來行處行

佛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　三世如來亦共宣
初說有空人盡執　後非空有衆皆緣
龍宮滿藏醫方義　鶴樹終談理未玄

眞淨界中纔一念　閻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　策杖還須達本鄉
雲水隔時君莫住　雪山深處我非忘
尋思去日顏如玉　嗟歎迴來鬢似霜
撒手到家人不識　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　本來無住不名家
萬年松逕雪深覆　一帶峯巒雲更遮
賓主默時純是妄　君臣道合正中邪
還鄉曲調如何唱　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裏尚猶危　陌路相逢沒定期
權挂垢衣云是佛　却裝珍御復名誰
木人夜半穿靴去　石女天明戴帽歸

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摝始應知

迴機

披毛戴角入鄽來　優鉢羅花火裏開

煩惱海中爲雨露　無明山上作雲雷

鑊湯爐炭吹教滅　劒樹刀山喝使摧

金鎖玄關留不住　行於異類且輪迴

正位前

枯木巖前差路多　行人到此盡蹉跎

鷺鷥立雪非同色　明月蘆華不似他

了了了時無所了　玄玄玄處亦須訶

慇懃爲唱玄中曲　空裏蟾光攝得麼

詩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　縱言無物比方伊

石人把板雲中拍　木女含笙水底吹

若道不聞渠未曉　欲尋其響你還疑

教君唱和仍須和　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迥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　教中廣布引三乘

淨名倒嶽雷聲吼　鶖子孤潭月影澄

鄽市賣魚忘進趣　巖林飼虎望超升

雖知同體權方便　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　認得曹谿有幾人

若使聖凡無罣礙　便應塼瓦是修眞

瞥然一念邪思起　已屬多生放逸因

不遇祖師親的指　臨機開口卒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　執句尋言誤殺儞

只合文殊便是道　虧他居士杳無聲

見人須棄敲門物　知路仍忘堠子名
儻若不疑言會盡　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　上下虛空豈可齊
現小毛頭猶道廣　變長天外尚嫌低
頓乾四海紅塵起　能竭三塗（二十五）黑業迷
如此萬般皆屬壞　更須前進問曹谿（青九）

目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　懶出松門數十秋
合掌有時慵問佛　折腰誰肯見王侯
電光夢世非堅久　欲火蒼生早晚休
自蘊本來靈覺性　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　龍頭蛇尾自欺謾
如王秉劒由王意　似鏡當臺待鏡觀
眨眼參差千里莽　低頭思慮萬重灘
各於此道爭深見　何啻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　如烏如兔兩光明
寧關晝夜精勤得　非是貪嗔懈怠生
菩薩尚猶難說到　聲聞焉敢擬論評
然無地位長閑坐　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　颺然會了奈渠何
非干世事成無事　祖教心魔是佛魔

貧子喻中明此道　獻珠偈裏顯張羅
空門有路平兼廣　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　大意幽微肯易參
動指掩頭元是一　斜眸拊掌固非三

道吾舞笏同人會　石鞏彎弓作者諳
此理若無師印授　欲將何見語玄談

詩三首　僧潤

因覽寶林傳

祖月禪風集寶林（青九）　二千餘載道堪尋
雖分西國與東國　不隔人心到佛心
迦葉最初傳去盛　慧能末後得來深
覽斯頓悟超凡衆　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　可憐迷者蟻循環
此生勝坐三禪樂　好句長吟萬事閑
秋月圓來看盡夜　野雲散去落何山
到頭自了方爲了　休執他經和祖關

贈禪客

了妄歸眞萬慮空　河沙凡聖體通同
迷來盡似蛾投焰　悟去皆如鶴出籠
片月影分千澗水　孤松聲任四時風
直須密契心心地　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九

音釋

瘡疣（瘡初良切瘍也疣羽求切瘤也）蠢（尺尹切蠢動也）螯（五到切餅螯也）
胥（古泫切）羈（居宜切繫也）傴僂（傴於武切僂力主切傴僂背曲也）
妳（奴蟹切）咀（慈語切咀賢也）猖（尺良切狂也）撓（奴巧切擾亂也）
拘（於教切）禹（語俱切）昧（徒結切口側也）咿唲（由脂切）
兀（五忽切兀不動貌）脩（相邀切脩然飛羽貌）蝮（敷救切蝮蠆毒蟲）
螫（施隻切行毒也）虺（吁鬼切虺蛇大也）
欠呿（欠去劒切呿張口運氣也）嵯峩（嵯昨何切峩五何切嵯峩山貌）
巔巢（巔都年切山頂也巢力罪切巢巖山貌）騃（騃蟒騃五駭切騃騃蛇也蟒莫朗切）
台（台呼來切）啐（子律切）啄（竹角切）憒

古對切心亂也閡五溉切限也蹉跎蹉七何切跎徒何切蹉跎不遂意也慵蜀容切懶慵也帾矢利切止也颰悉合切颰風聲也諵烏舍切悉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青十

宋　沙門　道原　纂

銘記箴歌

傳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青十

僧亡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　弟子曇琳序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南嶽懷瓘和尚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杯渡禪師一鉢歌

樂普和尚浮漚歌

牧護和尚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偏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勵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心王銘　傳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

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絶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絶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

爲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絶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眞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眞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爲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沉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

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絶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爲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絶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求日如夜求夜如日外似頑嚚內心虛直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

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汩亂精魂將心止動轉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眞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

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遊眞實無爲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現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脩途求泥莫貴才能日益昏曹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

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慨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林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千時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眞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遂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二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旣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顯宗記　荷澤大師

無念爲宗無作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眞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眞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

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眞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即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眞如性淨慧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無相寂即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猒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屆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祕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眞解脫

南嶽石頭和尚參同契

竺土大儒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若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

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感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知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眞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

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坐禪箴　杭州五雲和尚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眞光迥孤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

初機未達玄微處沉隨掉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爲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乍同死漢隨宜合開靡專壁觀達磨大師正付法眼外委示初機修心之要略四門四行匪專一也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或掉舉猛利及惛住等宜易觀修於數息或出或入不得交互治流劒閣無滯木鵝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療醫罷火滅水傾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咎日由背夜鏡奚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瀛漚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破者得履瞽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郊鄽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强說爰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

流云何名爲定故知歷代祖唯傳此一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曰坐禪箴

證道歌　永嘉眞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青十）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十三）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誰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即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十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

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般全鐶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滌滌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芎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芎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勑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眞噫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强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境靜林閑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隊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

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怔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饍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鞋音折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

十七

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蜋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飢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嗍（所劣切）世間多事人相趂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捱將功用功展轉冥蒙

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

基址堅牢以爲最青松下明牕內玉殿朱樓未爲對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

青十九

樂道歌　道吾和尚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和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無妨礙汝言順即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這是元本山僧更若爲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沒喂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眞不是僞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指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闖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報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一鉢歌　杯渡禪師

遏喇喇閙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捷如饑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枘枘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結裹學擺撥也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

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舍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眞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眞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眞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眞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强爲分强爲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眞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眞是妄妄是眞若除眞妄更無人眞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莫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

凡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帶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這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眞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眞如靈覺性魔作佛

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鹽亦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眞中假假中眞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眞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瘢幾時差若覓禪我自縱橫汨碖眠大可憐不是顚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難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經法性眞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麤中細只這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眞實諦眞實諦本非眞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眞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爲異外明堂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

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眞

牧護歌　蘇溪和尚（即五洩小師也）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遥無住一條百衲鉼盂便是生涯調度爲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措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人打破畫鉼歸去

古鏡歌三首　法燈禪師泰欽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一纖毫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嫫母臨粧不稱情潘生迴首頻嘉歎何欣欣何戚戚好醜由來那箇是只這是轉沉醉演若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不暫迴淚流向予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看不見時即此爲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人不得輕分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多直至如今成錯誤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顧苦苦苦　其三

古鏡精明皎皎皎徧照河沙到處安名題
字除儂更有誰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
纖瑕纖瑕垢盡無物此眞火裏蓮華蓮華千
朵萬朵朵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尸入滅誰云
穿膝蘆芽不信鏡中看取羊車鹿車牛車時
人不識古鏡盡道本來清淨只看清淨是假
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纖毫俱
病勸君不如打破鏡去瑕消可瑩亦見杜口
毗耶亦知圓通少剩

徧參三昧歌　潭州龍會道尋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訶
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覩諸方垂帶直
善財得處難藏匿棒頭喝下露幽奇縱去奪
來看殊特趙州關雪嶺涉築盧峯前驗虛實
據證靈由關萬機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
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衲子攢眉碧眼
咦黃河倒逆崑崙嶺滴山牛道吾唱馬師奮
迅呈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旛看先
匠廣陵歌誰繼唱擬續宮商調難況石人愠
色下鞭撾木馬奔嘶梵天上麗水金藍田玉
祝融峯攢湘浪壁滿月澄谿松韻清雲從龍
騰好觀矚

翫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
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
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
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
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
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
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

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
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
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
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
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青十　二十五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
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
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
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
澄渟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
眞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
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閻王口自
呈讒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
言不是聲絶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
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
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
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亏如幻六道亏如夢聖賢出世亏如電
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
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鑽輭似兜羅大等
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
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
不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
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
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爲自古先賢作此調不
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遥只麼了但能萬法不
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勵覺吟二首　香嚴和尚智閑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著力勤

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語暗磋切快磨古錐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說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牙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成巍巍

青十　二十六

置在青山掌觀夫參道不虛然脫去形骸甚高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留蹤迹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搆珠迴玲瓏主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眞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悋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魏府華嚴長老示衆

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會麼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眞人若

青十　二十七

也未會則是箇檐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法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

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麽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麽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著境認色爲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些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强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內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噇酒如餓狗飲水愛色如渴蠅咂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枿枿地口子吧吧地眼子眨眨地無常殺鬼到來向牀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鐵爐火炭銅柱刀山盡爲戲弄恁時追悔大段難爲免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辦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爲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罪滅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眞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爛爛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麽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求墮沉淪你若迴光返照於一

刹那中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暗狂情頓自消滅諸緣境界轉爲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

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我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只爲衆生迷亂不識本性你暫時間那取些子貪物底工夫看經書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慾之故山僧苦口實爲忉忉你還肯麽你還信麽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爲取身好百年如箭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無多日頭白是病來病是業債來業債是死來死是地獄來你莫道我爲人平生好心吉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箇好生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擔人擔我貪色愛財餐魚啖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爲長久功德以此爲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爲你不得你還知麽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亦爲你不得須是你自家著力前程自辦你若作一切有爲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福不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求得供養日夜不安爲慮未是在還知麽一任你說向諸方著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取喫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音釋

瓚才旦切十 罌語巾切 緘居咸切封也 竅苦弔切孔竅也 蚋而銳切小飛蟲也 斃毗祭切斃困也 瞢彌登切不明也 瀛怡成切海也 跛布火切足偏廢也 鄮直連切鄮市也 縷力主切縷褐胡葛切 訕所晏切毀謗也 岑崟金切 釜魚公切 鍰戶關切 逞丑郢切自呈也 蹭蹬千鄧切蹬徒亘切蹬失道也 螗蜋蜋徒郎切蜋螳當切 拒轍拒其呂切轍車轍也 捷力沒切 憨火含切愚癡也 閫口溉切閫門也 喇喇力葛切 枷牙葛切所髡而復生曰枷 捋郎括切摩也 擺撥擺北買切撥北末切擺虛逵切脫粟也 鑌鐵古猛切鑌鐵撲也 唩人者切 瘵瘵仄支切瘵癘也 汩

切食也

礖汨古忽切礖落很切 偃倫偃口猥切倫力迍切偃倫戲也 嫫母嫫莫胡切嫫母黃帝妃 哽咽哽古杏切咽於結切哽咽悲塞也 儂奴冬切 盧苦盍切我 猜揣猜倉才切測也揣初委切量也 撾撾波瓜切擊也 淳水止也 瑳磨也 淬錬淬七内切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錬宅江切鍛錬也 噉徒濫切 童嘽宅江切嘽嘽喘息貌 咂入口也